

南風競矣張我撻伐 ······ 李浴日

對日戰爭已到最後的階段 ······ 瑰 瑪

黃慶華

方與圓 ······

老 向

廣府釋名 ······

羅香林

美國的繪畫 ······

影 子

川陝游蹤紀佛像 ······

邵祖平

詩與山水游 ······

錢公來

喬裝入藏記 ······

陸微舟

做了三個月的典獄長 ······

非 素

記檀香山自由新報 ······

馮自由

史實的訂正 ······

陸丹林

意外的情書（戰地之二） ······

謝冰瑩

夜以繼日（西摩諾夫著） ······

朱新民

第一卷 第二期 日文



國立北平舊藏

中國毛織廠有限公司

品 出

毛 駝 呢
毯 絨 暶 絨

總公司地址：重慶市巴縣李家沱一號

電報號：六四四六第；電話號：三七五一四第

華僑聯合銀行

純資本業務部
華國儲蓄部
華僑儲蓄部
內臺信託部
移千萬元金

存款及款項
定期存款
現金貼現
買賣證券
保管物品
代募公債

儲蓄存款
質押放款
購入證券
以增加資金匯通
總經理處
用銷產運

信託存款
抵押貸款
國投加放後
於方生物產
生資生物產
業產

路森林行重慶號八十八號

電報號：〇二九四號；電話號：一四二七六號

南風競矣，張我撻伐

李浴日

提供從軍知識青年的兩個意見

「有知識青年從軍」在中國歷史上雖然常見，而其規模最大的却以這次「十萬知識青年從軍」為第一。這是中國兵役史上的新紀錄，也是中國對倭抗敵最後反攻戰主的迫切需要。

現代戰爭是門智鬥力的最高峯，創造力量以智，運用力量亦以智。沒有高度的科學知識，簡直不配參加現代的戰爭。所以我們不見非洲土人在這次戰爭中有若何驚人的舉動。在現代戰爭中，其本最高的科學知識所製造的武器，像機關槍、大砲、坦克、飛機等，你要運用牠，就得要有運用牠的知識和技術。固然這是訓練問題，倘若受訓的人自不識丁，則訓練時間要長，收效亦微，甚至不堪設覩，全要淘汰，自不待說。故欲訓練其使用新武器，尤其欲發揮新戰術的效能，除非知識青年從軍，莫可收效。

八八年來中國的抗戰，其屢戰屢敗的原因雖多，但士兵知識的缺乏，十之八九均為鄉村的無知愚民，實為一大因。他們接受不了新軍事教育，拿起手槍，便週身抖顫，舉鎗射擊，手彈不知打向那裏去，又不懂地形的利用，敵情的判斷，像這樣士兵怎能和出身於中學大學又經過長期訓練的敵兵

抗戰呢？再看吧！今日美國在太平洋上的連戰連捷，固由電武威力的無比，但不可忽視的，其士兵均為有知識青年，他們科學知識和戰鬥技術均比日軍為高。反之，美軍雖極有威力無比的武器，但其使用的人員全為無知的愚民，或為印度安的土人，能否所向無前，能否收獲如此偉大的戰果，不周可知。

在這次戰爭中，光用步槍和迫擊砲的火力是無從貫行反攻打敗敵人了，尤其使用武器的全為愚夫頑民，更無從貫行反攻打敗敵人了。我們試看美國以他士兵的知識水準，又以他們所製的新銳武器，最近在菲律賓，硫磺島及琉球的登陸作戰，猶那樣吃力，就可想而知我們欲實行反攻打敗敵人並從新建立機械化部隊不可。為建立機械化部隊，就得要有知識青年的從軍，我們最高統帥最近有見及此，便有十萬青年從軍的偉大號召。果然以全國知識青年的覺悟，紛紛響應，未到截止期間，已超過十萬人以上。而且現在均已集中訓練了。

這是知識青年打破「文弱書生」的開始，也是變成「能文能武」的良機，更是獻身報國殺敵立功的難得際遇，所謂「千載盛事」，莫逾於此。

不過在這個訓練伊始，我却有兩點淺近的意見提供於我

最敬佩的從軍青年：

(一) 恪守紀律。軍紀是軍隊的命脈，魯登道大將軍說過：「戰時軍紀較諸平時尤為重要，在民族的生死存亡中，對於違反軍紀者應用一種特別法律，加以迅速嚴格之懲罰，否則綱紀一毀，軍力亦不保矣」。所以我們從軍青年要澈底了解軍紀的重要才可。自古沒有紀法嚴弛可以打勝仗的軍隊，也沒有打勝仗的軍隊不是紀律嚴明。但是戰時的軍紀有時於平時的養成，所以我們青年軍在這個訓練時期就要把過去在學校或機關裏的自由和放任的行爲和習慣改正過來，做到自動的恪守紀律，才算是一个模範的軍人。須知在陣地上，一人不遵守紀律，不服從命令，一見敵人砲火的猛烈，便擅自退却，小則足以引起全線的動搖，大則導致全軍的崩潰。

已亦被否決，嗤笑人間，不守軍紀之害有如此。又在歷史上，像孫子之斬吳王愛姬，穰苴之斬莊賈，晉文之斬顓頊，劉邦之斬丁公，孔明之斬馬謖，都是證明軍紀維持的必要，否則，他們不講紀律，任其自由行動，結果如何，不問可知。所以我們從軍青年應當鑑往事，兢兢業業地鍛練自己成為一個恪守紀律的鬥士，以免追悔莫及，遺恨千秋。

(二) 有始有終。中國現代青年有一種通病，就是所謂「五分熟皮」，就在過去的國民革命運動中，抗日運動中，均

有此種現象的發生，實為遺憾。然在這之後軍熱潮中之我不敢輕視我們青年，却不願再看到此種現象的重演——或已報上名庭，威脅將來生命的危險而逃避，或已入營頤威覺生活的艱苦和機械而逃避，這都是表現自己意志的動搖而有始無終的毛病。然這不是我們有知識而有血氣的青年所應為，有知否則綱紀一毀，軍力亦不保矣」。所以我們從軍青年要澈底了解軍紀的重要才可。自古沒有紀法嚴弛可以打勝仗的軍隊，也沒有打勝仗的軍隊不是紀律嚴明。但是戰時的軍紀有時於平時的養成，所以我們青年軍在這個訓練時期就要把過去在學校或機關裏的自由和放任的行爲和習慣改正過來，做到自動的恪守紀律，才算是一个模範的軍人。須知在陣地上，一人不遵守紀律，不服從命令，一見敵人砲火的猛烈，便擅自退却，小則足以引起全線的動搖，大則導致全軍的崩潰。已亦被否決，嗤笑人間，不守軍紀之害有如此。又在歷史上，像孫子之斬吳王愛姬，穰苴之斬莊賈，晉文之斬顓頊，劉邦之斬丁公，孔明之斬馬謖，都是證明軍紀維持的必要，否則，他們不講紀律，任其自由行動，結果如何，不問可知。所以我們從軍青年應當鑑往事，兢兢業業地鍛練自己成為一個恪守紀律的鬥士，以免追悔莫及，遺恨千秋。

最後我還要提醒大家的：二十世紀是戰爭的世紀，沒有永久和平的可言。美國大總統羅斯福氏最近曾聲明過：「美國在戰後還要普及軍事訓練，又要建立永久維持和平的強大武力」。自此已可想而知第三次世界大戰是不可避免的，至依吾人的推測，第三次世界大戰或許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來得快。所以我們在這次大戰中雖是以一個士兵的資格出現於戰場，打败敵人，保衛國家，却不要忘記在下次大戰中，將以名將的英姿出現在戰場，打敗敵人，保衛國家，須知今日的士兵，就是將來的名將。我們不與妄自菲薄！贊祝各位前途無量！

對日戰爭已到最後的階段

瑜 佛

——譯自美國國家周刊——

太平洋上的作戰任務，盟國間已重新有所策劃。這種新策畫的目的，為欲使戰爭進入最激烈的階段而擊敗日本。太平洋各戰各盟國分工合作的策畫，大致如下：

美國所擔任的主要任務為擊潰日本的艦隊，佔領中國、倫敦及日本鄰近各島的根據地，轟炸日本，以及最後侵攻日本的本土。近來B-29超級空中堡壘的轟炸東京，為對日軍事中心作真正空中攻勢的序幕。

英國，由於其他盟國的協助，其基本任務為克服世界上最富饒的一個殖民地區域。這一部份的任務，為奪回日本從馬來亞、蘇門答臘及婆羅洲的橡皮來源，蘇門答臘、爪哇及婆羅洲的石油，馬來亞及爪哇的錫，越南的米，以及這一帶奎寧，鎳，和其他各種有價值的物資。

但是英國的主力艦隊，仍將在尼米茲統帥的指揮之下，在日本本土各島附近的海面，協同對日本海軍作最後的一擊。在日本本土的中國淪陷區，而英國軍隊的作戰中心，將在南洋一帶。

日本在西南太平洋各侵占島嶼或半島所分佈的軍隊共約五十萬人。英國及其他盟國既欲克復那些島嶼與富源，勢將

擔任一個歷史上空前的包抄與肅清任務。

這個掃蕩工作，約可分為下列的若干方面：

英國的海軍須負責把日本艦隊逐出印度洋及西南太平洋。英國的空軍，到德國潰敗之後，從歐洲戰場抽調出來，須把日本空軍完全逐出這些個區域的領空。英印的兩棲部隊須負責克復印度洋上的安達曼與尼考巴島，馬六甲島與新加坡，以及一部份的蘇門答臘與婆羅洲。這種行動與目前英印軍及中國軍隊克服緬甸的攻勢將先後呼應。

現在早已指派澳洲及紐西蘭軍隊把日本人逐出新畿內亞及其附近各島。這些附近各島當包括新不列顛，新愛爾蘭，所羅門及俾士麥羣島。

荷蘭政府現已在新近解放的荷蘭國境，以及在澳洲與荷屬新畿內亞等地組織陸海空軍。這些部隊將擔任克復荷屬東印度的主要任務。其集中努力的對象將為爪哇，西里布斯與蘇門答臘。且將與英軍合作，收復婆羅洲。

在收復法屬越南的攻勢中，法國的海陸空軍自應積極參加。若日本人逐出葡屬的帝汶島東北部份，葡萄牙亦有參加的可能。在另一方面，日本或將自動歸還該島的葡屬部份，目的用以作為一個商議的中心。

上述各同盟國的軍事領袖，在他們計畫這個鉅大掃蕩工作的時候，就先要明瞭日軍在西南太平洋這些島嶼或半島上脆弱的情形。

日軍自一九四二年佔領這一帶地區之後，努力設防迄今已有三年的時間，這個事實為敵人實力的最重要因素。原有的海空軍根據地均經日本人的修繕與改良，並且新設防了許多據點。爪哇泗水為荷蘭人撤退時所毀壞的軍事設備，西里伯斯的馬加撒及美那多，安波那島的安汶港等均經日本人修復。餘如新不列顛的拉布爾，據說日本人建設了地下的防禦工事，日方宣稱，「無論有多少噸的炸彈投上去都不能摧毀它。」

日本人在西南太平洋的西部各島都就地有石油供給其海軍的需要，或許還儲藏有汽油，以供航空之用。泗水，蘇門答臘的巴鄰本，婆羅洲的巴里八板都有煉油廠。然這三處在一年以來屢被轟炸，已慘遭摧毀。

有些地方，日軍的糧食甚為豐足，都是向當地土著強迫徵來的。日軍在那些富饒區域早有長期佔領之計。管治這些外島島嶼的日本軍官，差不多可以完全不受東京的節制。其軍隊亦如其他各地的日軍那樣，瘋狂得寧願戰死而不投降。

日本人在西南太平洋的弱點，為距離問題。它所需保衛的區域綿延五千哩，而距本土則有四千哩之遙。軍隊分佈得很稀薄。

在新畿內亞的北部，連所羅門、新不列顛及俾士麥島一

帶，英國軍隊正漸漸撤去而由美國及新西蘭軍隊去接替，這一部的日軍僅約八萬五千人。

在整個新畿內亞，頗多崇山峻嶺，幅員亦較大，日軍駐

防者僅五萬人，其中還有許多臨時過境的部隊。

更西一點，荷蘭人擬克復的地區，即富有戰略上意義的西里伯斯島，有海軍根據地兩處，約駐日軍四萬五千人。

婆羅洲為全世界第三位的大島，約駐日軍二萬五千人。爪哇有土著人口五千萬，而日駐軍則約有十萬人，比較起來也不能算是很大的數字。土著的糧食頗受日軍剝削，他們自然樂睹敵人敗亡的。

在蘇門答臘，據報有日軍六萬人。馬來亞，這個世界橡皮的富庫且為通達新加坡的要道，駐守的日軍計有兩師團，約四萬人。在緬甸，日軍已在作戰而頗受損失，精壯的戰鬥員已自二十萬名減少到十二萬人。越南或有日軍四萬，泰國或有日軍二萬名。

在荒野叢林地帶的日軍，給養極為困難。他們會耕種森林，自行種植，但新畿內亞有些新開的田園為熱空草淋濕石油而加燒毀。日本軍隊的無線電報告，說在自行種植的園蔬之外，並以蜥蜴、蛇、蝴蝶及魚佐餐。

日本如欲保守這些佔領地帶，全靠空軍與海軍的力量。制空權已屬於盟國，而美國海軍的一再勝利，其控制範圍已漸近中國海岸，日本在南洋各島的海軍根據地也漸漸失去價值了。

日本失去這些堅古的島嶼是必然的。就現在日本本土

欲利用這些島嶼的資源而論，它們已經非常迅速地從其把握

種植工作是如何的緩慢與艱難？更何況當年的土壤，竟如此的惡劣而貧瘠！

但完成我們的掃蕩工作，所需時間，必較日本占領時所
需者為多。從叢林中消滅最後一個日本人，也許要數年的工
夫。在瓜達康尼爾及新畿內亞等戰役中，美國人已經知道這

懷念坪石
樹園

日寇蠢動侵略粵北，企圖打通粵漢鐵路南段，樂昌的坪石，就變了爭奪戰了。在抗戰以前，坪石只是粵漢路粵湘長末梢第二站，因為他連接有韶（韶關）連（縣）公路，水上有武水與白沙河，水陸交通便利，因之嶺南大學、農學院、國立中山大學，培聯合學等，先後由廣州、澳門、香港、瀘江等地遷移到此。不久，又有中華文化學院，遠游中學，國立中學師範等校，也陸續開辦，儼然成了粵北文化教育區。屬於工礦的新建設，也有涼德廠、鐵工廠、紗廠、工礦試驗所等。農寧省等銀行，也絡繹的設置。六七一年來，新的事業，一天比一天的發展，地方日加繁榮，處女地的坪石，從此開發了，從此變為粵北的重要衝繁。

四

坪石，最近變了今戰場了。他之所以成爲爭奪戰的原因，是在坪石車站旁有一座金雞嶺。金雞嶺是一座石山，巍然嵯峨拔地高聳在鐵路公路口，右旁，雄立瑰偉，人們從遠遠的望去，有嚴厲不可侵犯的樣子。山頂有幾塊赭色聳立的石上面，有一塊石，很像一隻雞形，故土人就叫他爲金雞嶺。嶺的外觀，是黝赭色巉峻的石山，壁立千仞般的雄偉奇壯。上山只有一條小徑，非常險要，如果把徑口守着，任你千軍萬馬怎樣的攻擊，也沒有方法攻入。徑口兩旁，全是石壁，崖壁草藤蔓生，左右不見人，只可上見一線天，下見腳踏的石徑而已。山頂有廣坪，有清泉，有魚沼，有禾田，有菜畦，有樹木，有茅椽。上山的徑口，還有人工築成的城門。由此可以證明他是可守的要塞，無疑的他是粵北天然堡壘。太平天國之役，太平

東印度羣島的作戰任務，現已指派給別的盟國。美國祇須集中力量去解放菲列賓和進行對日本本土的進攻。這一任務，美國亦須盟國用可能分出的力量來協助。總之，對日戰爭已快到最後的階段了。

軍曾與清軍在此有過一度的爭奪戰，至今土人還傳做歷史上的誤事。雖然洪秀全的妹子，沒有到過此地，而土人還是一樣的傳說洪宣嬌在此練兵抗拒清軍，成爲民間的逸話。

坪石南面不遠有九峯山，層巒高聳，連綿百餘里，爲兵家所必爭之地。南下樂昌城，全是崎嶇的山徑，交通非常不便。這次日寇不沿鐵路線南下樂昌，却繞道乳源橫襲樂昌，這種行軍，是襲取咸豐九年（公元一八五九年）二月，太平軍黃彩新們，由廣西的桂陽侵入九峯的故技的了。

嶺南大學農學院，與坪石車站水牛灣有一水之隔，培聯中學，就在車站後白沙橋畔，這兩處都是我軍固守的要區。坪石市街只是一條舊式店宇的街道，中山大學本部是設在市內，聽說敵人侵入坪石時，各校員生死傷的有幾百人，也可以反映出敵人的殘暴了。

講謗的由來及其他

黃慶華

一、誹謗——歷史發展的暗礁

我們常聽見人說：「人言可畏」，和「不白之冤」這一類的話。這兩句話，假如我們把牠聯成一起看，是怪有越的。我們試想：人言為什麼「可畏」呢？這個問題的回答，可說就是因為「不白」。「不白」的意義，也可以分做兩個解釋，一個是「偷偷摸摸」的意思，就是普通入說的：「不明不白」；是和「明」與「白」相對待的。一個是引申為「不確實」的意思。因為對事情的真相「不明白」、「不確實」；所以遇到這一類的「人言」，便難免不受委曲，不受「冤枉」而「可畏」了。

代表「不明白」、「不確實」一類的話，有幾個不同的名稱；像「謠言」、「謗謗」與「謠舌」等。但這幾個名詞的概念，也各不相同。「謠舌」的範圍最廣，包括無意的與有目的的中傷。而「謗謗」却都是有意地去妨礙事實的進行或中傷事實的。但這兩者，都是透過社會的力量，總發生作用。「謠言」本來也有「誹謗」的意思。可是，範圍較狹，而且都是「無害無議」的，個人間的；假使擴大起來，便又改變了它本身的範念，而成為「誹謗」了。

縱然看來，「誹謗」似乎是「無傷大雅」。但是，既然會使人蒙「冤」，使人可「畏」，那却不由得使我們不重視

了。所謂「無傷大雅」的理由，固然因為君子的修道有方，而「不行險以僥倖」。但事情並不是這樣的單純，在愚昧无知的初民社會，自然容易處理得通，人事也沒有這樣複雜；想像與現實並不違背得很遠。想「順帝之則」的「潔身自愛」；倒還可以。時至今日，人與人間不知起了若干重大的變化，而每一思想底產生，都有許多複雜的不同的因子去支配它。所以事事也不容許你打「如意」算盤。更有不少「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事，於是不免「誹謗」叢生，「冤」連莫解，這是社會進化的一樁大事，積聚了成千歷史發展的暗礁；有了它，會誤盡了不少事情，有了它，却使歷史的大流往復迴環，或急激飛越。它會濺出華麗的浪花，更會使奔向前程的樓船觸碰而淹沒。前人在告訴我們：「繩羽沉舟，衆口錄金」。那裏容許我們不重視？從而，去尋求它的酒委，明白它的作用，作賅括的認識與採取止息的方法。

誹謗的意義，簡單的說，就是一種中傷的謠言。也是一種違背客觀真理的不道德的非議。在範圍上，它可以延展到對某一個人，某一件事。但在含義上，却僅局限於帶有中傷意味的非議；無論這中傷是否微小至輕微，或者威脅於大部份人的。至於它發生的背景，真是又複雜，又奇矯。在人類社會中，像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外交的各方面，都搬演着這一類的把戲。個人與個人間，個人與集團間的關係

，常變幻着這一重重的烟幕。要澈底的澄清世間的刀兵水火

，回復了人的本性，非消弭這些嫌隙不可。要澈底的融和民族間的感情，重建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理念，也非得填塞這破裂的鴻溝不可。

誹謗——歷史發展的暗礁，它曾經阻撓着人類社會的進步，使人與人間增加了很多隔閡，破裂，而引導出不少殘酷的戰爭。在高唱「免分裂」，維護和平，消滅戰爭的今日，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把誹謗的暗流，消滅在人的心裏。

二、誹謗的成因

一、心理的因素

說到誹謗成因的心理的因素，我們可以分成三方面來說：

一、驚悚與懷疑。我們曉得，人類生長在完全無智的「禽獸」，與完全智者——「神」的中間；往往就在這生命的旅途中，進化的動搖不定。他們既然不是「不能有問題」的宇宙或統一的世界——「神」的世界。也不同於「沒有發問必要」的不完全統一，或不成熟統一之漠然混沌的世界——「禽獸」的境界。所以一叫嬰兒的成長，最初便由認識外界，漸次發現「自我」與外界對立。更而發生主與客，內與外，物與心的對立。而開始所謂心之分裂的動搖。于是又不得不發生驚悚，由驚悚而進於懷疑。更因懷疑而發生問題。所以驚、疑、問、都可說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本性。這是智慾的

二、誹謗的由來及其他

源泉，也是誹謗的源泉。

問題迫你解決，問題是由懷疑生出來的。懷疑也正因為心的分裂與動搖。——分裂就因為感到痛苦，動搖也因為感覺不安。痛苦與不安，就要求安心與愉快。分裂必求統一。

所以這正是人類生下來就帶着的厄運，不由你不解決。就解決中間，也發生了不少的變化。驚悚是平息了嗎？懷疑果真沒有了嗎？問題果真澈底解答了嗎？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解決的標準，解決的程度，和解決的方式，往往因為時、地、人、事等各方面的不同，面有所差異的。

有懷疑的成分，還有驚悚的心理；於是不滿於已有的解答的人，所解答得來的新成果。一方面是信心動搖了，另一方面却加上了中傷的成份，在人與人之間，發生了一種不良的結果——誹謗。

二、卑賤感與驕傲感。人類的心靈中，常存在兩種不同的矛盾的感覺。或竟在一個人的心中，同具備着這兩種差異的感覺。——就連覺得事都不如人的卑賤感，和事事勝人一籌的事。事事要求勝人的驕傲感。由於人智的發達，往往喜歡把自己和自己以外的人較量短長。把自己所做的事，和自己以外的人所做的事較量好壞。故由卑賤感出發，常覺得自己太渺小，缺點太多。事事不如人；因而興起對自己以外的人或事的嫉妒。相反的，由驕傲感出發，看見自己以外的東西太渺小。

三、誹謗的由來及其他

四、誹謗的由來及其他

得可憐，自我的認識，超越而偉大，因而興起對自己以外的、人或事的輕視。嫉妒或輕視心理的構成，實在是誹謗之因緣。又，問：「兩個人之間，誰佔有？」答：「在不經主義態度心理學中，更有所謂『狂狷瘋』的，實在是誹謗之因緣所發現的形式有三：（A）猜性；（B）狂性；與（C）偏環性。」所謂偏環性，就是前兩種現象更疊發現之病症。

「吾知這類者的徵象，為具有強而持久的情緒。這種狂狷的心理，自然不能歸為誹謗的心理因素底恰好的說明，但這兩種心理現象，在嬉戲心理中更是顯著，因為沒有正常發展的跡跡可循，也否定能夠發生更新的作用與意義，所以應該另當別論。要之，在常態的心理下，卑賤感與傲慢感也很顯著的，由於這種心理的發展，很可能地被驅使而趨於一種該方當別論。要之，在常態的心理下，卑賤感與傲慢感也很顯著的，由於這種心理的發展，很可能地被驅使而趨於一種

「願欲侵入吾人一切悟性並變更吾人之事物見解，吾人之意見，以及吾人之信仰。」旨哉斯賓那沙之言曰：「吾人判斷之物之良，非由於判斷，乃因吾人之願欲也。」這正是傳入而致歪曲事情底真實性的。

現在，且就「佔有欲」來說：佔有的願欲，在人類社會中是由於對功利的愛好而產生的。因為人生而有趨利避害，愛名譽的心理才更因而有為「名」為「利」的行為。撇開為道德之目的底行爲不談，在這些佔有名譽，佔有利益的願欲，「我欲我得」一貫是的基礎。要無以謂當問曰：「莫入

中間；為達成願欲起見，便不惜使用種種的手段以「取」得之。這便是由願欲變為衝動，由點滴的衝動變為仇恨，而在法律上有自主佔有，他主佔有，蓄意佔有及惡意佔有這幾種佔有，無限地佔有，和直接或間接的佔有等分別，而解釋正行爲，正是由心理上的佔有欲所驅使，而發生出來的。所以說：「誹謗是由『佔有欲』至「佔有行爲」進程中的產物。」它的成因，往往由於心理上的佔有欲所驅使，而其結果往往不期而然地達成了一種不法的佔有行爲。」

2、誹謗之論理的發展

在前面已經說過，當一個人對於外界的認識發生懷疑以後，問題正逼着我們去解決。解決問題的回答，往往為解答者所信仰，正因為人類不能居留於懷疑，於是疑問，答案，與信仰；先後湧現。而信仰的深淺，常有理性為之證實。誠有因於普通感情的輕信，或有思想家、科學家和愚夫愚婦所構成於不自觉之中之差異，所以每因時間或其他動因所影響，是即懷疑與批判精神的發生。以至於新的信仰又在指頭上，與信仰的不同。往往地就有根據於不盡確實，證明未盡可靠，與懷疑復興起，隨着嫉妒與輕視的中傷，誹謗又在萌生了。進而誹謗的發展，在誹謗上地常常依附在懷疑的階段中，佔有它的位置。換句話說，誹謗在不斷的發展着，在人類進化

成別二種誹謗的造因了。所以無論它所生成的結果是好是壞，都不過是潛伏的，或擴大的發展到更新的階段罷了。

就謠言、流謠的本身發展來說，它也經過三個階段的，就是從心理進到言論，以及於行動。但普通每到第二階段，發為言論的時候，便給事實所否定了。從而轉了一個方向，趨於纖弱，或移為沉靜。到行動的期間，往往就是誹謗的擴大，像在言之不足的時候，便更寄託於筆觸——文字與圖畫等。寄託於動作表情，傾訴於更多的人。這要一來，誹謗的行為便完全確立。而發展至此，也達於最高點了。

誹謗發展到了一種行動的時期，可能有幾種變化的：一是由誹謗的行動變為權力的衝突。一旦達到了中傷的目的，而沒有引起對方行動上的反應。一是由第三者的調解，而彼此加深認識。所以誹謗的休止非一途，有時候這無關宏旨的閒言語，會顯出大禍。有時候彌天的大禍，會瓦解冰消。這都視乎彼此間的覺解程度如何；與彼此間諒解的程度如何以爲斷。

方法論上的謬誤

誹謗的由來，每每沒有深切體認事實，或自虛構事實的臆說演繹出來的。故自其構成方面觀之，每可能在方法論上發生謬誤。也就是不正確依照科學實證的方法，而得到結果的。

其實本來，科學的特有方法，也非歸納而為觀察的。但是粗鄙的、簡單的觀察的由來及其他原因，皆當明白。以歸納而為觀察的，

觀察之前，和觀察之後，科學也確實應用邏輯。在其前者，

觀察當有賴於試驗，即觀察時必知所觀察之種種條件，而應得控制之。而確定此種種條件，且設法以控制之，固必於觀察之前預為籌劃。在其後者，因科學絕非僅以搜集種種觀察

而已足，故在所得事實既已充足之後，必須再加排列整理，以普遍的定律概括之。此則惟有賴於邏輯的方法。如分析

這一條定律或一種學說，實在不僅僅在求存於邏輯上之正確，而須在各項觀察之事實，與乎觀察之證驗其種種定律、學說及假設

，尤其在合乎觀察。故惟此觀察之特殊態度，方稱觀察所得而異樣。所以誹謗始人與人之間而轉變，祇欲達到中傷的企圖，乃組成科學之根本性質，而自別於其他各種之智識。而這種觀察，和誹謗由來的觀察，著實不同。發展的方法，也各段。所以這種誹謗的成立，大半犯了方法論上底謬誤，祇述一個易添動人譏諷的言論，演繹出來的。

歸納來說，誹謗的成因，我們可以舉出心理上的幾個因素，與邏輯發展的必然性，最後提到由於方法論上的謬誤，而構成誹謗的發生。凡此種種，在往文已有較詳細的說明，但可注意一點，這都是由於人與人間的不調協不諒解所致。所以心理上的原因，最關重要。而社會的環境却又往往影響它，往往使它擴大了本身的勢力。而政治之渾事，外交等

誹謗。這種誹謗，都是有意無意地以中傷為目的，以偏聽而興起的。苟有之：「偏聽生奸」。無疑地，誹謗可說是「奸」的一種行為，而起源於偏聽的。

三、誹謗的種類作用及其止息

爲如下三類：

(1) 由嫉妒而生的誹謗

(2) 由仇恨而生的誹謗

(3) 由錯覺(或輕視)而生的誹謗

其實，這類別分也似難滿足我們的欲望。因爲這類分法沒有嚴格的界限。但是，一時也想不出更好的方法，把誹謗的種類，清楚的劃分出來。我們就這三類分法的中間，曉得每每不是單獨成立，而是常常合併兩種或多種的因素而存在的。像在仇恨而生的誹謗中間，也每含有嫉妒與錯覺的成分。茲分別說明如下：

(1) 由嫉妒而生的誹謗 本來，嫉妒心理的成因，是一種複合的感情。包含着忿忿、恐怖與愛憎等。其情緒的表現，也因時因事而異。而情緒表現的分量，極不一致。在

一般人來說，要視年齡與程度而差異而不同。大抵嫉妒心強的人，性情必很怪僻，無論什麼時候，都抱着不愉快的情緒，和不平不滿的感情。往往以壞的方面去解釋對方，和胡猜，極何人的情感。又往往以爲自己以外的人，都不及自己，結果或爲誇大狂的神經過敏的病症。這麼一來，我們可以說，

由於嫉妒的心理上的變態，常常以壞的方面去解釋對方。這種解釋，通常就叫做誹謗。這種由嫉妒而生的誹謗，可以說是很普遍的，很原始的，與乎由惡劣感情而生的行爲。這和個人的結交，長上的愛護，羣體結合的習慣，放縱與利己心的養成，都有密切的關係。擴而大之，國家邦交的接觸，地理環境與經濟條件影響之孤立，以至於認識的不確實，生活習慣的差異等，都有着直接間接的影響。

(2) 由仇恨而生的誹謗 這種類的誹謗，是更加顯明易見了，而且這種行爲，也便成了有企圖的故意的行爲。這種行爲，有一個特點，就是很容易消失的。但也有一个可能，它的份量也會隨着仇恨的深刻而激增。並且也常變成曲折的或間接的利用這種方法去達成它本身的任務。這種現象，在國家社會以至於個人中間，也常常發現得到。而且比起前者所說的嫉妒而生的誹謗，更深一層。在戰爭中間，常常會發現敵人的「謠言攻勢」。其實這些敵人的謠言，假如是真，的違背事實的話，多少是含有毒素或惡意的。尤其是敵人利用以離間中立國，和同盟國之間的關係，更往往有很多的誹謗意味與事實的存在。至於個人間的仇恨，誹謗之興，是更顯易見了。

(3) 由錯覺(或輕視)而生的誹謗 人類社會中，每因客觀體認的各各不同，真相的全面是很難判明的。由於識力，修養，和立場的差異，錯覺正不能避免發現在於人與人間的羣體中。更或過低的估量對方的學識能力，輕視，也便成了社會上人與人間常常存在的現象。自然，在人的本身有錯誤

，社會，國家，民族間的比較，也未嘗沒有差異的。由於差異，便往往成了輕蔑或驕傲，輕蔑或驕傲，都是忽視了對象本身的真正價值；這都是我們認為「錯覺」的現象。感覺的錯誤，就是於對方的實情不了解。在錯誤的比較誤認下，自然免不了批評，惡意批評的散播，也就成了中傷他人的誹謗了。

上述誹謗的種類，大致如此。但是從這誹謗而生的作用，却很複雜：有由誹謗的發展而醞釀事物以至中止進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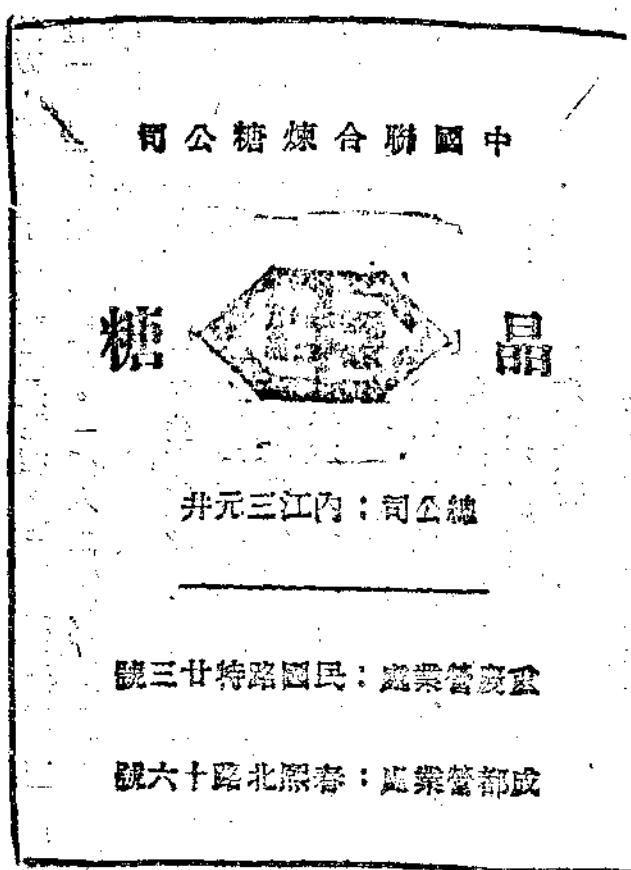
這在羣衆中，可影響及於信心的動搖，彼此的攻詬，甚至引起衝突，都很可能。在個人方面，往往使人們被周遭的朋友流言而喪失自信，而氣餒，而抑鬱，而自殺。在羣體中，往往演為社會的動亂，國家的交惡，與造成世界的危機。這造成個人心理與社會心理不安的原因，便不能不歸諸於誹謗的传播的工具——符號，語言與文字。

懷疑，不信任，仇恨，與偏見，往往造成了作為社會病態中的誹謗之流。而這種被認為破壞社會善良風氣的誹謗之流的止息，實賴我們對於真相的加深認識與覺解。我們曉得誹謗的因素，都出於有意無意之間的錯覺，或直接間接的破壞。要之，生命始終瞧着幸福與真實的理科前進，祇要對事物的觀察澈底，對人類光明的遠景有確信，那末，我們便可輕於譏諷與誹謗他人的弱點，召來了無窮的災禍。相反的，更應該發得彼此間更深的諒解，以希望達到理想的和平。

人類不少的災禍起於流言，人類幸福的獲得也該是如何

去止息這致禍的誹謗。中國的古語說：「流言止於智者」。西哲培根也以為「誤謬是由社會的影響發生，而長存。而真理則須以真理底發見為目的而組成底機關去探索。」朋友，去發現你底真理罷，去糾正你底誤謬罷，去堵塞那誹謗之流罷！去為發現你們底共同理想而奮鬥罷！這正好把中傷別人誹謗，轉為互助共信的洪流啊！

三十四年初春——充滿着希望的時節。



方與圓

老向

方與圓，大半指物體的形狀而言，有時也用以說明一個人的行為與性格，例如說某人很方正或邁方步，某人很圓滑或很圓通。單就人而論，方正的似乎少，常常被人欽敬；圓滑的似乎多，常常被人鄙視。事實上，求方未必順乎天性，求圓才合乎自然。這不是什麼慨歎，慨歎並不能改變自然。我們觀察一下自然界，能找出那幾件東西是方形的嗎？『天圓地方』，這是古代的傳說，現經種種證明，地球圓而不方。天上的太陽是圓的，人所共見；月球有時被遮蔽了，看起來似乎不圓，但也絕不會看成方的。地下埋藏的如方沸石，方解石，方硼，方鉛之類，雖也具有方名，可是據我所知，除了偶有例外，很少是方形的。捨無生而論有生，一棵果樹，根、幹、枝、葉、以及花、果，絕對找不出方形或求力的趨勢來。可做手杖的方竹，據說它的橫斷面也不過不很圓而已，並非四個角等於四直角的方形。動物裏，無論是大牛馬，小的蚯蚓，無論就全體看或就一部看，都是圓形或近似圓形，似乎很少有例外的方形。

我們通常稱萬物之靈的人類，也可以找得出不是方的，由小的細胞，血球，毛髮到大的臉脣，四肢，都是圓的或求圓的。泰西人有福氣說長的『方面大耳』，事實上，一副面孔真正是像夏鷹乾兒似的正方，或像麻將牌裏的白板似的。

長方，那便成了惱相而不是福相。古書上稱道人是『圓頂方趾』，也是不正確的說法。一個人的腳板要是方的，倒是醫學上的珍貴的人體標本。

適者生存。圓是最適於生存的形體，反而言之，方形見稜見角，易磕易碰，最容易惹禍招災。一個西瓜或一隻蘋果要是方而不圓，必定是大禍。分分常常不能接受日光的照耀。樹根因為是圓錐形，所以能向岩石的夾縫中自由延伸。一個雞蛋要是方的，母雞必是天天有難處的危厄。一條蛇要是圓兒似的，想鑽老鼠洞去求食就不大方便。老鼠要是方的，嘴食米缸上的木蓋時，必得帶着木匠尺才行。

自然界，尤其是生物，沒有方形的東西。人為的器物，在我面前的，祇有線裝書和平裝書是方的，其餘如方硯、方桌、方凳、以及門戶房屋之類，就都有了例外。由於人類的進化，人為的器物也日趨於圓。飛機、大砲、汽車、輪船，邊緣要利用流線型，是很顯然的。大的建築，一切機器，也都向着圓的方向發展。在政治上，有了圓桌會議這個名詞很久了，還沒聽說有方桌會議，這似乎不是偶然的。宴客現在不是多用圓桌嗎？夫婦不是希望圓圓嗎？花好月圓的情景，最足以令人喜悅。玉潔冰圓的聲音，最能夠使人快樂。

當今之世，如果一個人在邁方步趕東趕西，或在草水

馬龍的十字路口行差，不但不會時宜，而且有莫大的危險。漢朝科目，曾有過『方正』這個名稱，但是早已廢除，以進化的原则來看，無疑是『方正』落伍了。『內方外圓』是作人作事的理想標準，及格的也不多見。至於方士，或斗方名士之類，早已成了譏笑的對象，不在話下。

非圓不滿，事欲圓滿而不求方滿。非圓不活，人宜圓活而不求方活。圓則通，日月如丸，所以運行無阻。圓則滑，

◎冊註府政◎
房藥大生公南雲
白藥
藥聖居旅△氏生澤曾
專治
刀砍跌打
吐血便血
風濕麻木
婦女調經
心腹肚痛
神衰體弱
小兒疳積
全川總經
售經

(自觀華東)號一一三路森林慶重

所以機件的滑軸裏要裝球珠。觀音的功行，到了最高深的境界，所以稱圓通大士。佛徒們修行的目標，是在求頭頂上大放圓光。由這種種例證看來，人的求圓，是順乎自然，合乎天性，便於生存的，實在沒有被人鄙視的理由。小圓小成，大圓大成，不圓就不成。有志氣的人物，切莫被方所誤。建功立業，非得八面求圓不可。

三十四年元月於北碚。

電聲廣告社
報紙廣告
彩漆廣告
設計打樣
繪圖製版

號一十四特路江臨

廣府釋名

羅香林

粵之珠江下游，土地饒沃。其居民多爲唐宋元明自中原所移殖之漢族，以生事蠶足，戶口殷實，故文物易興，蔚爲南州冠冕；惟其語言習俗，自爲風氣，成一特殊系統。其隣居漢族如客家、福佬諸系，則稱之曰廣府人，稱其語言則曰廣府話，而其人亦以廣府人，本地人自謂。考廣府一詞，雖自唐代，其時地方行政實無府制，所謂廣府，非前後日廣州府之府，乃當時廣州都督府之省稱。珠江下游居民，既以廣府爲其民系號詞，則其先民之與唐代廣府有其相當關係，實無庸議。余前作《廣東通志民族略》，已略爲敍錄茲不贅。惟此廣府一詞之解釋，則尚未提錄。茲因近日閱覽所及，考錄如次：

廣府一名，唐宋人著作，書之頗頻。唐代官書之製用廣府一詞者，似似以唐太宗卷二十右史房玄齡所記「廣府之沈晉霍晝戴陸蕭吉」¹等語爲較早。所謂廣府，當爲廣州都督府之省稱，舊唐書卷四十一地理志四徵南道云：

「廣州中都督府，附南海郡。武德四年，尉平督統，置廣州總管府。……六年又置南嶺二總管，隸廣州。七年改總管爲大都督。九年廢南嶺都督，以端、封、宋、淮、滄、建、齊、威、扶、義、勳十一州隸廣府。……貞觀改中都督府。……二年省郴州都督，以循湖二州隸廣

府。²」

所謂「隸廣府」，換言之，即隸廣州都督府也。唯廣州都督府可省稱廣府，故凡朝臣章奏之稱廣州都督者，亦多稱廣府。如全唐文卷二百零七所載宋璟請停廣州立遷愛碑奏，謂「欲革此風，望自臣始，請敕廣府卽存，一足其例也。而廣州都督，循往亦每稱廣府都督，如千唐詩嘉石周利貞墓誌：『參官會議，惟君克諧，拜君廣府都督，兼委按察使。』及唐李深源集記所記：『鵠丘縣局元末爲廣府都督，一其例也。』唯廣州都督府常省稱廣府，而都督府又在辰州，故又稱廣州爲廣府，如韓愈集卷三十九湘州刺史謝奏云：

『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幾二千里，然往來動皆經月。』

此云距潮州二千里之廣府，當指韶州，非泛指廣州都督府所轄之地。唯廣州都督府所在，之廣州都督府，故凡遊方廣州者，皆稱至止廣府。如真人元開大和上東行傳云：

『時南海郡大都督五府經路採訪大使攝御史之丞，廣州太守盧煥牒下諸州，迎大和上（靈祐）自廣州。……下桂江，七日至梧州，次至端州興龍寺，……端州太守送引、送至廣州。……』

又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又重歸南海傳有師賈四人

號：

「……以幡拱之歲，移錫桂林，適化遊方，……後廟晉
禹，廣府法徒，請開律典。……」

又云：

『淨於佛逝江口昇船，附書憑信廣州，見求墨紙，抄寫
梵經，並履手直。于時商人風便，舉帆高張，遂被載來
，求住無路。……遂以永昌元年七月二十日，達于廣府
，與諸法俗，重得相見。』

刺伯人之僑居或來往北地者為尤衆。彼輩以習聞華人之稱廣
州為廣府，故於記述中國故事或轉告友人以廣州中外市舶事
蹟時，亦以廣府稱之。如蘇萊曼（Soleiman）東游記及伊
本（Ibn Khordadbeh）道程及郡國志稱廣州曰 Kuan-fu，是
其例也。蘇萊曼東遊記云：

『在中國搗亂秩序與正理，而且使西拉夫埠間的海洋關係
斷絕的原因，是由於中國發見一個叛賊，……他的名字叫作黃巢。……他把他的預備工作完成以後，就向
Hanzu 進發。這是中國的一個城，是阿刺伯商人的匯
集處。…… Hanzu 人不願意黃巢进城，黃巢就把城
池圍困起來，圍困的時間很久，其年乃回曆二六四（即
公曆八七八年）也。』

所述黃巢圍攻 Hanzu 事，當與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五黃巢傳
所述「巢陷桂管，進寇廣州，詔節度使李迢書，求表為天平
軍節度，……巢又勾安南都護廣州刺史，書聞，右僕射子

琮讀，南海市舶利不實，賜得益富，而國用虛。乃拜巢嶺府
率，巢見詔大詬，急攻廣州，執李迢，自號執事都統」，為
同屬一事。所謂 Hanzu，當即廣府對音。而伊本道程及郡國
志亦云：

『自 Sent 至中國最初港之 el-wakir 及 Enryk 為 Tonkin
水陸兩路，各距百 Farsangs。……el-wakir 為大港，由
此往 Kuan-fu 時，海上需四日，陸上需二十日。在
Kuan-fu 出產各種果實野菜及其他小麥大麥米並甘蔗等

所謂 Kuan-fu，正與漢府一音相合。其所屬地域，雖學者
之嚴密研究，正即廣州一地。以此知當時中外人士並皆以廣
府稱廣州也。

廣府一詞之引用及解釋，大略如此。至其所統屬各縣，
初僅及於廣州所屬各縣而已，其後以各州來屬，府轄漸廣。
至玄宗朝置嶺南五府經略，統經略清海二軍，桂、容、邕、
交四管，治廣州，而廣州督帥，一躍為五府連帥。桂、容、
邕、交四府雖非直接屬於廣府，而以廣府為首府而兼統四府
之連帥，治廣州，故廣府無形中遂為其餘四府之宗府，而四
府遂倣若廣府之屬府，此蓋驗之於當日事勢而知者也。韓昌
黎全集卷二十一送鄭尚書序云：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
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始至，
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卽賀以為禮。
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

其朝服，左握刀，右屬弓矢，一幅首給辭，迎郊。及既至，南歸天府帥先入據宿，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縉者。大夫饋，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過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虞若小侯之專大國，有大事諮詢後行。明故選帥常重於陪饋。」

而舉史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五十七嶺南道一亦謂之
「永徽後，以廣、桂、容、邕、安南府，皆隸廣府都督
統攝，謂之五府節度使，名嶺南五管。」

卷之三

廣東省銀行廣告

本行在民國十二年爲國父所首創資本一千萬元各項公積金及預備金二千一百餘萬元設有業務信託儲蓄約建國儲金及農村貸款等部全省各縣暨省外均設有

重慶支行

又行一電報號九四四號

美 國 的 繪 畫

THOMAS CRAVEN 作

影 子 譯

湯泰斯·卡拉范是「繪畫的故事」，「人類的藝術」，和「現代藝術」的作者，「美國印刷寶庫」，「藝術傑作精華」，和「漫畫年刊」的編者。本文譯自去年六月號 STUDY 美國專號。

美國的精神，正如我們底政治創作者的作品，我們底詩歌，愛默生和多路的論文，馬克吐溫，第奧多·德勒斐，辛克莱·路易士，恩納斯·海明威，和駐士丹頓等的小說一樣，如急進而激動的經濟膨脹所啓示一樣，也許是如描寫得過分的哲理一樣。歐洲人對於美國國民的鄉土精神是找不出什麼字眼來作區別的，教育和習慣都是不可溶解地給有系統的科學方法束縛着。我們從開拓者所傳下來的積習就是需要迅速的動作，開拓者已經被訓練了去組織有組織的效果和意義，而且發展到把一種神經情緒和一種物體的真實趣味與物體的動作聯合，一種神經情緒為一種物體的真實趣味和物體的動作所支配。

這種哲理原素穿過了美國人的生活和心理的每種樣式；這些，我們可以從汽車間的談話，從華特威曼的詩篇，從阿爾塔·李德和溫士洛·荷馬的繪畫以及當代藝術家的精心傑作中可以看出來。而這事實的集中並不是沒有其本身的一種深奧的精神的在威廉底頌揚符號所呈現的品質，詩和生命的

神祕似乎更偉大，而且更興奮，因為普通物體的轉換已如魔術似的使用着了。馬克吐溫以類如卷筒飛落樓梯似的姿勢咀咒雷電轟鳴的恐慌在一些沒有名氣的詩篇中所見到的——靈魂的救主和福音傳道士叫喊到天堂去的道路，那並不是陳腐的拉丁主義，而是機器，飛機和賽馬的圖樣描寫，這是把我們底卓越的畫家的鄉土題材，升揚到創造藝術之王國去的本質。

美國的特有精神，我已經說過了，那些精神對我們共和國的供獻，幾乎全表現于一切生活和思想的形式中，但在繪畫方面，直至現在似乎還沒有強力的主張。這理由只要簡略地敘說一下就可以表達了。歐洲的因襲權力使我們底淺見的畫家懷疑了他們自己底能力，沒有胆量去獨立地發展，在世界藝術有成功的經歷和聲望的，如威斯勒和沙珍等，他們鼓勵美國青年不要只管跟蹤歐洲人的繪畫習慣，而該要去研究鄉土的題材效果。後來，那建在歐洲的主要背景的我們底藝術學校却強迫我們底聰明畫家去把他們自己放縱于與巴黎同性質的氣氛圍裏誇張作勢，這樣，他們便在外國形式的複雜中喪失了他們底創造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跟着來的就是法蘭西現代主義的洪流，我們底追從歐洲的權力便可怕地受到一羣有特性的

鄉土畫家底美國生活的現實的真誠挑戰。這一羣領導者是查里士·白支費爾德，湯麥士·哈特·本敦，莊·士達·客里，格蘭·伍德，雷珍諾·馬殊，最有意義的是這些領導者除馬殊外都是出自美國內地，他們都是來自豐饒的中部，在那裏，獨斷的精神也許是更有生氣，更有特殊性。這些人和他們底集體都是採訪於曠野，脫離了審美的和波希米亞人的權力，他們是新運動的領袖，這個運動是掃蕩國家的廢墟，燃燒了後代子孫的幻想之火，這是建築在成功作品的基礎上，在美術文化上記下了一個新時代。

這個新的繪畫運動從別一個源流得到了意外的幫助。在一九三三年，當美國是陷於經濟壓迫的苦痛的時候，聯邦政府曾努力減少失業，當然藝術家也不例外，因為藝術家也要生活和工作。畫家們需要職業。他們需要由政治的束縛脫離，而自由解釋美國的生活，這種他們已經在民主主義國家所經驗到的生活。壁畫的任務被有才能的藝術家看中了，於是便競爭去發現和養育新的才能；著名或者不著名的畫家描繪的鐵人被經紀顧客所購買與幫助，藝術家被雇請去製地圖稿；而且政府還允許了在城市和鄉鎮建設畫廊與藝術的中心區的補助金。

並且在藝術家困難的時候，政府還幫助他們鞏固意志去描寫鄉土或者國家所有的題材。事實上，每一個美國的形式和原素都已被表達和描寫了：中部的廣漠農場，和工業中心驕傲着的活動力；南部的棉田，和西部的新牧場，鐵工、牧

童，收穫者，磨坊工人，政治家和城市居民。在這大規模集中鄉土題材，第一次繪出了有民族性的卓越的壁畫。華盛頓的新聯邦大廈便為優秀的藝術家所裝飾的，全國的國家圖書館，郵政局，學校，和市政廳等建築物都是由各地選拔出來的藝術家修飾的。這場戰爭，當然，已經剝削了作品，但我們沒有理由可以相信，在戰爭勝利之後，我們底藝術家還不能夠繼續去完畢自由男女的永遠精神。

在這個新派系統的領導者們，湯麥斯·哈特·本敦是米蘇里州人，他的出現如極強烈和極豐饒一般。他生於邊疆，他選擇了然有的地方來描寫我們底文化的更粗野和更入畫的原素，他曾描寫過一幅有非常力量的而沒有因襲的壁畫，在他底許多油畫裏面顯著地表現出頑固的寫實主義和立體的三面容積的形式。另一個有力的典型是格蘭·伍德，他是依奧華州人，在一九四二年的他底不時的死亡是向我們底最有創造的藝術家中掠奪了一個。在全國著名的「美國的寄宿處」展覽會上，也許在過去二十五年最普遍的美國繪畫，已被伍德深深地懷藏於他底肖像畫中了，那種深刻的特性描寫是在他還做着有罪過的手職工時期作成的。他底風景畫保持着西方稻田的纖巧和正確，同時常常是包含着一種裝飾型，一種狡滑的幽默，從他底繪圖者的智慧開發出來。

莊·士達·客里，他是康乃斯州人，他是一個風俗畫的大傑出者，是這兒的詩人和農夫平原的，長着麥苗的綠海的，早起的，飛沙走石的小旋風的詩人。在他底暴風雨的繪畫中，各種東西都表現出來了——地和天都分裂了而閃着光

芭，懼懼的獸類和奔逃的人類——這是敏感地帶有戲劇性的恐怖。查里士·白支費爾德，是奧海奧州人，他善於捕捉老房子和下級市鎮的寂寞，荒涼田園的單調，沿着蜿蜒公路蓋搭木店的村民，坐在破爛了的汽車裏面的農夫——也許這些事物普遍本來是醜陋的。但在景物的週圍，他用幽靈的莊嚴和一種氣氛來顯示農民的努力，似乎他們在鼓勵去以國家的文化生活來聯合自己。

紐約，這美國的藝術中心已經誘集了許多有力量的畫家，但只有數人是可以記錄在這尺度的紙張上。莊·斯龍和愛華·荷普，數年前是一隊忠實的寫實主義者被戲謔地叫做「灰鯨藝術家」的會員，曾經豪爽地貢獻過大都市的場面，斯龍底作品包含着一種消失了地界標誌的城市記錄和舊波希米亞人區域，顯著的如格連威治村。荷普現在把他自己的時間分在紐約和新英倫沿海之間，繪寫城市的街道，燈塔和紀念建築物，他底畫面有點冷，但是清楚地明晰而有效力的寫實主義。在大都市環境中工作的年青人，最能幹而有知覺的算是雷珍諾德·馬殊了，在這一羣中，他是較有放縱的活力。馬殊描寫哈林的黑人，光彩奪目的夜總會，令人發噱的滑稽戲，公園，女店員，和公眾的淫穢浴場——他用強健的調和與物質的豐盈來描寫紐約的狂歡會。

前面所記述的畫家，因為他們底熱誠對於故鄉題材的特性，已經是熟習地表明了「美國色彩的畫家」。有了這樣的革新派的基礎，他們便很自然地吸引了許多社員和贊助者，其中比較著名的如下：

美 國 的 繪 畫

佔士·沙賓，他底優美的繪圖技巧同樣也發展在畫像畫和風俗畫上面；阿道夫·鄧是石印家和成熟的風景水彩畫家；保羅·三浦兒是戶外和極西部的勇敢典型；祖·鍾士是西方中部人，他漫遊麥田和密士失比的鄉村；約瑟·海士支是賓西萬尼亞州人，是一個上進的獲得一般人趣味的青年畫家；畢基·白康，紐約人，是一個有強壯的幽默感覺的有諷刺天才的藝術家；阿朗·波洛，他用溫暖與艷麗來描寫芝加哥的郊外和後街；佐治士·斯萊伯，他以同樣的熟練手法去探尋從城市到棉田與畜牧場的景色；莊·麥克列地是密士失比州人，是著名于描寫深厚色彩的南部的鄉土風光和他底黑人畫的想像力量；多里士·李是一個罕有的有獨創性的年青婦人，她用鮮明艷麗的色彩去描繪鄉村景色與都會遊戲；而李·唐仙是顏色逼真的歷史家，他描寫賽馬的足跡，小牧場和騎師的姿勢的戲劇性。

我們可以想到，在美國的畫家也有受了巴黎現代畫派的影響的，他們底力量，雖然也許有技巧經驗的趣味，但很難說那是可以表現美國的。這雖然是脫離了美國色彩的典型，但在各處，我們仍然可以找出許多有著特別成績的藝術家。這些藝術家中，歐震·斯比徹就是一個希有優越技巧的肖像畫家；亨利·李·麥菲，他底靜物習作有明確的表現和精細的構成；佐治·奧·基費是一個極有知覺的花卉畫家和優雅的模範風景畫家；莊·馬連這個可驚的顯赫的水彩畫家，他底船艇和石岩的詩般印象記錄了調和簡潔的渲染；佐治·格洛茲，這個德國的大藝術家，現在已是美國的國民了。在熊

底新世界的環境裏，格洛滋已經放棄了他底歐洲社會描寫的野性的狂暴，使他自己耽悅於風景畫和紐約天涯的動人的偉大。

最後，美國的藝術家，像描寫一個軀體一樣，描塑着他們同胞的單純的人性：特殊的男女的性格：愛護，歡笑和愛戀鄉土的特性，并且使之入畫。那題材，像繪畫方法一樣是

沒有限制的，也沒有規則條例。這一類東西和那一種東西都是一樣的好——高上或者卑下，貧賤或者富貴，舊或新！藝術家是沒有硬去解釋他底材料選擇或者為他底材料辯白。這種質樸事實的存在是豐足的，而一切物質都是屬於美國生活的大興奮圖之一部。 三十四年一月七日于重慶

國父印刷工業計劃示範印刷廠

科學管理

精良出品

承印業務

圖書雜誌

表冊簿報

公文函箋

票據圖片

石印彩畫

製版裝訂

總理處：重慶中三路八號
總機：六三二二轉六廿六號
總電：六楊楊公橋
總廠：分廠花溪

川陝游蹟記佛像

錢公來

有如今日西秦。道貌儼然之元老士紳，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也。嗚呼，吾于此一識，敬觀止矣。

一、過梓潼詠桓侯引路

柏

「趨車梓潼路，古柏自千年。漢業何人建，桓侯有客傳。亭亭標蜀道，巖巖引秦川。勢遠青連海，峯迴翠接天。境闊招鶴隱，柯古欲龍蟠。皮劍疾薈葉，石穴溜滴穿。新枝生老幹，殘根仰昔賢。過此發逸興，臨風意洒然。」

註：（1）村人過客，剝取香柏皮，謂可愈疾。（2）柯下石板，千年雨滴，穿而成穴，有如蟻穴蜂窩。

再詠相候柏

「茂陵無樹起秋風，有客南來過梓潼。問道漢家何事業？桓侯路柏豐

二、過廣元謁桓侯廟速寫
寫 一月二十日

川陝游蹟記佛像

三、過廣元關公廟速寫

廣元大街路北，爲張桓侯廟，照壁雕磚，作弧形圖案，已觀廟貌一般，惜爲往時駐軍，毀損不堪。入院，

正殿相向倒座爲戲樓，而正殿列柱偉大，咸爲方稜條石鑿成。柱礎柱頭，規模器具，益見當日工程之卓犖也。

正殿相向倒座爲戲樓，而正殿列柱偉大，咸爲方稜條石鑿成。柱礎柱頭，規模器具，益見當日工程之卓犖也。

正殿相向倒座爲戲樓，而正殿列柱偉大，咸爲方稜條石鑿成。柱礎柱頭，規模器具，益見當日工程之卓犖也。

邑隸閬州，蒼赤尤沾恩澤久，地名漢壽，旣常普著弟兄報。

此寥寥二十二字，寫盡先賢，功在當時，澤流後世，及其當年，異姓弟兄，締造之艱難，雖歷世綿香，千載後，猶動過客遐思也。

陟陞殿內，光綻朗然，積塵滿案，亂草在地，左右兩侍相，塑像亦殊平常。而正座桓侯造相，其面目輪廓，迥與他處豹頭環眼，方口虬髯者不同。繪此匠師，至少限度，伊曾見過歷代帝王御影，或曾親炙過當代藩封重臣。蓋此具塑工，人相多于神相，德氣大于宮氣，方面雄鬚，凝重端厚。

及其話神 一月二十日

廣元關公廟，在南北橫街路東，值中國農民銀行之左。廟內駐軍，經說明而後入。相在龕內，挑幔乃瞻面貌威儀，此相由來，據父老傳，聞有一神話：據云，廣元古名漢壽，爲關雲長舊封亭侯之地。明末陝西流寇，張獻忠入蜀，屠戮川民，無倖免者。忽夢一尊神曰：「漢壽吾封邑，其人民屬我，不得殺害。」張醒，命塑關相，遇塑無似者，皆殺之。創塑匠學徒，伊亦夢一神人，曰：「明朝有人召汝塑相，不大兒，即大吉。」此學徒翌晨，果蒙張召，奉命塑相。及藝成，張見大喜，乃兩人同夢者也。原來塑關相者，皆作赤面紅眼，綠袍者。細眼似閉目。此則金面金袍，而瞬

目者。今觀此龕內之關公，除長鬚外，則赫然金面金袍，而張口者也。

四、渤海元再游皇澤寺

上陞龕內諦觀懸崖

造相

旅途饒興，藝術有緣，重游皇澤寺，此爲第四次矣。此次偕行者，有同鄉劉國扶，及李莊飛夫婦。已往每次對懸崖大龕造相，祇遙瞻仰觸，可望而不可及，獨此次幸壯飛健步，曳我拾級，更上一層，得陞入龕內，置身大佛足前，遙視諸天，平生愉快，甚爲希有。

前此來游，皆在山腳，雖得仰瞻佛相，欣感神通，終嫌塵凡路隔，此則陞入龕內，益驚造相絕藝，爲不可方物。仰瞻看佛，具足威儀，若有神通，近視看相，則相好多方，美不勝言。舉凡相之眉稜額角，準頭，口輔，各部隆然寫然，如華嶽峰巒，傍及週身纏絡，袍帶衣褶，又見其纂組精工，七寶俱珍，顏色調整，雖舊如

新。然後知此龕造相，雕工施色，爲超塵絕倫也。

此龕造相，先自東壁，左上角起，浮雕出壁二分之一，爲一頭戴羅馬式軍盔之虬髯武士，其下半身，因崖沈靜，偏袒右臂，其右臂偏長指地，迴身纏絡，胸前一掛，如滿清達官之補服朝珠，作橢圓形，垂足面上，下端似嵌一圓鏡，或大珠，已缺。其右等高，同列一相，即前記所謂具足慈悲，面有繡紋，似飽經滄桑之老祖母者。其左手持海燈，右手揚起，似持剪燭具也者。其後靠壁，東北角造相，浮雕出壁約二分之一，似象徵爲日與月兩神。獨異者，象月神者，爲一

拳髮虬髯，近代威麻式鬍之男子，右手持一寶鏡，據云已被盜竊去。而象日神者，則爲西藏密宗式之三頭人。其正面端嚴，無情感表示，其左面則作凶惡相，右面又作歡喜相，豈亦如新約聖經所云：「日頭照好人，亦照壞人。」老子道德經所云：「善者吾輩蓋之虬髯武士，與密宗式之三頭人。

統觀全龕造相，與設計施工，遺筆調色，皆兩兩相對，輕重停匀，其圖案花紋，亦多爲東方式者，中國式，多于印度式。與北魏大同龍門、造相較，東西文化，交流痕迹殊少。即有亦未臻渾融程度，如頭戴羅馬式

吾又此龕之造相，取材配色，純屬局部的，本地風光，雖藝術屬天才，亦未不能不爲地理氣候所限。廣元地處川陝之交，氣候乾燥，地質稍見火成岩，草木多落葉，其天然景色，映入鑿術家眼簾者，則赭紫，殷紅，老翠荒青，此外鑿石結晶，與石灰白堊，映爲雪白，純爲正色，紅紫判然。黑白分明，少見虹彩霞光，此可于石崖造相施色，而見之者。

一越此而西，下級，再右一龕，其空積，約爲左大龕四分之一，中座古佛如來，半離石壁，悠然靜謐，穆然神往，兩壁遍刻類型僧迦相，如願和闐萬佛窟之圖案也。千篇一律，印板文字。而佛座後壁，弧形一幕，最爲精彩，試列衣記之。先爲序列坐蓮台上之佛相九尊，兩兩相對，儼如浮空。此上一週，則爲環拱，兩兩相對之飛仙子，亦組成一序列，揚袖曳裙，如魚撥尾，如鳥舒翼，宛如游龍，翩若舞鳳。諸親有男有女，男作束髮，女戴冠披，不裸體而輕倩，著衣褶，而窈窕，且每個姿式不同，而具映帶。

朝拱之勢，真大膽藝術，革命作風也。又此上圖案，則爲兩虎交尾狀，紋纏爲繩，兩尾平行，向右延，兩首外垂，向上翹，浪漫而不涉豪濶，簡樸而具有精神。吾于此又一龕之造相絕作，觀覽之餘，激蕩胸肺不少，勝仙人五千年一伐毛洗髓也。

兩窟造相，爲文殊普賢兩菩薩，其規模較佛座爲小，中一經幢，刻字模糊，不可辨，祇認出，下列一行，宋慶曆丙戌年，本路轉運使崔某與知州郭諦同裝佛一龕。

五、過廣元千佛崖速寫

分記年代緣起石刻題名題詩造相

一月二十二日

一、千佛崖鑿石開路，及裝佛功德緣起：

大唐開元三年，劍南道按察使，銀青光祿大夫，行益州大督都府長史，陝西萬年縣韋抗，鑿石爲路，並鑿千佛功德。

邑增生梁嘉麟，監生孫遇春，黃元慶鑿石，內江高立中，敬書；至正六年，冬十月乙巳朔，寧八日壬子，陝西路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
甘肅 著述 實禮士達，廣平秦鈞慈樞，僧書吏固始失恩恭，致夫。
鎮原王謙，克恭。
守雲南行省，過此以記。至正丙戌，良月吉日。
三、過華嚴寺
會稽何宗毅，洪武辛未入蜀。正統壬戌年，合家還口。同孫繼氏，拾資重口，祈乞永住平安，偶成一律云：大雲梵境殿岩多，法像盤空鳥道過。百尺金身塔擁壁。千佛寶相列森羅。

劍道山峯朝彩閣，迢迢江水遙清波。
影剝期斬工奇巧，鑿儼如生世不磨。

大明正統辛酉，十月吉辰。

附註，曰闕文。

千佛崖，明智禪句：
洞庭風約記今春，把酒臨江秋意
新。千佛有碑題往迹，層崖無地破微
塵。舟航上下風波裏，鷗鷺飛洲渚。
共喜西征從拙化，並音先已報捷

大明正統壬申七月，陝西監軍，
紀功按察使僕天祐，四川制州張

達安，聯句：

五、造相：

因崖鑿石，彌龕造相，俄鑿諸佛
，遙想當日，設計施工，滔天井然，
萬相森羅，金碧照眼，今則凌觀懷圮
，光彩僅存，非全貌矣。

計千佛崖，現存之造相諸龕，在
下而得仰而瞻者，已十不及一，其
殘存者，約爲牟尼窟，睡佛龕，及藏
佛龕等。

中爲大佛龕，一大佛盤立，其裝

稍精彩者，其東一小龕，中一坐佛，
如宋代皇后相，佛座後之弧之形壁上
，則塗以赭紫色，襯以七座，青白相
間，坐處台上之古佛，如凌虛，如昇
空，素淡清幽，春水綠波，無以爲勝。
其上另一圓案，則爲六個帶色之飛
仙子。其序列，宛如皇澤寺，小佛龕
壁之模型。此則塗色，紫地而別以篆
青練白，爲滿可珍也。正座下兩廂，
各列兩佛，亦如宋代皇后相，侍而立
者，則爲東晉之觀音童子，有吳道子
筆意。

殿佛洞，洞口設方棱石柱，備防
毀損，每見此洞造相之爲獨特也。中
座一相，宛如僧官，面頰凝重，神威
不遠，額咫尺。右手持鉢，左手持法
器，其左肩，上置一人首塔，計三具
頭顱，下二具爲白色人面，上一具爲
紅色猴面，不知其作何解也。咸豐四年
年裝，保寧府正堂包札。

統觀千佛崖造相，獨異者，佛相
佔十之三，而人相佔十之七，于裝佛
爲減色，于造相爲成功。蓋佛而具有
人相，正所謂「衆生都有佛性」歟。

人而具有佛相，正所謂「人皆可以爲
堯舜」。佛以入地獄之宏願，普渡有
情，人以希望升賢之志趣，而上達天
德，是亦造相之上品也。倘佛無人相
，人無佛相，則人自人，佛自佛，爲
失敗之藝術矣。千佛崖之造相，塵凡
相接，道不遠人，差堪詰此。又其衣
冠，袍帶霞披，多唐宋風格，尤饒東
方古代宮庭色彩，先民之遺業，發思
古之幽情，川陘通衢，漢庭浩浩，不
啻當代過客，有此同感否也。

題逍遙仇儻集 虞箭

點綵層次，姿白石韻

閣榜逍遙 十年轉眼拋人去 積
多甘苦 一聽巴山雨 照翼珠光

合向飛來住 惜如許海天今古
抱作謫姿舞

詩與山水遊

邵祖平

詩主吾志，志之不存，固不能爲詩；存而發之於天下國家，是天下之公言，詩之有抱負者也。存而發之於休戚悲愴，亦不害爲一人之私言，是詩之有性情者也。有抱負，有性情，豈以天才學力，詩之能事可謂已備，固無待於山水遊也。我國詩敘詩發，誕生最早，聖賢篇製，傳在人口，非秦火所能滅。惟篇製之純爲山水詩者，晉宋以前，殆難多覩。乘龍三章，三百篇中惟一近山水遊之詩也，然溯洄從之者，志在得賢與之共商國是，非專尙山水遊也。屈原，千古來第一傷心詩人也，然離騷云，何離心之可同，將遠逝以自疏，遂乃朝發天津，夕至西極，路不周以左轉，指西海以爲期，此精神想象之遊，非理舟車尋於真山真水間者，不足言山水遊也。此與莊周之書洗洋恣肆，言神遊者略同。人間世云，漫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天運云，至人無江海而閒，莊周文中，固不難刺取其似詩之韻文，然曾作山水遊否，則亦無人肯作此擬問矣。戰國之後，兩漢間如武帝秋風辭，梁鴻五噫歌，馬援武溪深行，固有合於山水遊之詩。然武帝以生其悔心，伯鸞以託其譏刺，伏波以誌其于役，非真山水遊之篇襲可比也。迄至魏晉間，玄風大暢，士樂放曠，官厭徇務，嵇康嘗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阮籍詠懷詩，嘗言遊大梁，登于黃華嶺，於

是流風所被，尙玄之名士，乃與尙遊之詩人，漸漸接鄰。左思招隱詩云，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郭璞遊仙詩云，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雲生棲棲間，風出窗戶裏。左郭所詠如是，山水已具聲文形文之妙，祇待詩人之情文揆指，便成絕唱。故知山水詩之誕生，絕非易事，亦不許苟作。觀於阮嗣宗歸其所至之元父山，勉爲作小賦，而未嘗作詩，可益信也。

劉舍人文心雕龍一書，衡文之寶笈。其人生晉宋後，論山水之趣，合於神思者，則曰：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合於夸飾者，則曰：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舠。可謂深得山水之真諦矣。蓋山之峩峨葱蘢，天地間之形文也；水之滄涒澎湃，天地間之聲文者也；我之辭章，天地間之情文也。三美相遇，交歡無窮，參合之後，豈有仳離者哉！彙和所謂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者，須我之胸襟識度，深廣於彼山水，始可駁通入妙。故嵩山非域中至高之山，而言峻可云極天，黃河非域中窄狹之河，而言狹可云不容舠。李白詩云：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杜甫詩云：吾將羅罝冶，所謂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者，非歟！

晉人崇盛亡機之談，山水可爲忘機之助，故賢如山簡，在蕤陽每爲習池之游，動如謝安，在東山有絲竹之興，逸如王羲之，在山陰有蘭亭之集。或賦詩，或不賦詩，均在有意無意之間。蓋山水游不過爲清談之餘興，詩篇抑又在其次也。劉勰有言：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儻采百掌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達和，蕭梁時人，所見古詩文詠，於宋初大有因革，悉趨於山水游覽一途，而其思想情調，則仍受老莊玄談之支配，所謂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者，亦猶謂劉宋之初，以山水詩代興亡清談而興作耳。考魏晉清談，復盛於王承衡玠，初創於王弼何晏，極盛於王衍樂廣，復盛於王承衡玠，爲之羽翼者四友八伯之流，不下數十公。

山水之詩詠，濫觴於典午，極盛於宋初元嘉之際，謝靈運爲之倡，文章之美，江左莫逮，每成一篇，雖遠在海隅，而京師傳寫，海內共知，其爲當時所重可想而知。永嘉郡時，自作游山屐，游郡中山水殆遍。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道，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璠驚駭，謂爲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然卒以游山之故，致罹罪網。謝客旣因山水餽之，爲附疽痼疾，所作之詩，當然以山水詩多而愈工，其詩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自然句絕，自然可愛，謂自然又可愛也。）早有鮑照一評，才高詞盛，富鬱難蹤，又有鍾嵘一

品，無待更加頌說，今僅就山水詩之本身，姑列情理聲色四

綱，而以所舉之時令附於後，就謝詩以爲討論之準繩。

遊山以情趣爲第一，情趣濃者，或輕屐不憚艱遠，不計意外。謝客游山，情趣最濃，爲古今第一作山水遊寫山水詩人。觀其集中佳句如：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憩石抱飛泉，攀林舉落英。披拂趨南徑，悠悅偃東扉。俯瀆石下潭，仰看條上猿。暝還雲際宿，弄此石上月。舍舟跳迴渚，停策倚茂松。激澗代汲井，插槿當列墻等，山中情事，宛然在目，此種情事，羌無故實，絕非摹習。蓋遊山之高情，自成本事，既非因襲前人，亦不容後人穿鑿求之者也。謝詩先須觀其自然處，如：俯瀆石下潭，仰看條上猿，因瀆潭仰首而覩見樹上之猿，山中幽興可掬。設云獨行潭底影，數鹿樹邊身則疑矣。又如暝還雲際宿，弄此石上月，蓋經高常爲雲屯，山高得月處多在磐石之上，當作山水遊者，必能悟此，設云：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則隔矣。

遊山既可取清談而代之，則清談所寓之玄理，將無用乎？曰：是不然。玄理者，貴無而不尚有者也。人生苦惱，咸在視一切爲真有，且思估爲我有，厚味、美服、豐屋、姣色、榮名、顯職、六者，豈能盡人間之所欲，求之未得，早夜焦心苦思，無有釋時，求之未全得而恚恨頻生，求之既全得又損，以至於無矣。山水詩實從清談來，同其心而不襲其貌，故謝客詩云：沈冥豈別理，守道吾不撓。蜀之沈冥有嚴君

平，賣卜成都市，日得二十餘錢，卽閉肆下帷誦老子。吳之沈冥有阮思曠，隱於剡山，不驚寵辱。劉惔歎曰：我入東，正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此謝詩沈冥覺別理之出處也。謝客又有句云：感往慮有復，理來情無存。庶持乘日車，得以慰營魂。蓋謂感情往復胸中，往往病已，不如以哲理遣之，則不懼其來復而存留，此後當如莊子所謂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曠蕪夷猶，虛舟可超越也。其他如既乘上皇心，豈屑末代詔，特操豈獨古，無悵徵在今，亦引用莊易語，皆清談家所宗也。山水詩家所取之理如是，是第二綱也。

山水，天地間有色有聲而自然時流之物也，六朝文字重聲色，而山水詩託始於六朝時之劉宋，可謂通之矣。劉勰文心雕龍情采篇云：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發而爲辭章，神理之數也。故知山水者，挺形蘊音，實爲天地間形文聲文之妙造，事繪畫者，入山不得不圖貌寫形，究音樂者，入山亦可得聆石泉林鳥松風竹聲之幽奏，而作詩歌者，挾高情而往，二者皆爲其用，所謂謝康樂模山範水，王摩詮詩中有畫，姜白石有敲金戛玉之妙音者，皆指遊山水之詩而言也。謝客詩如：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空輝映，空水共澄鮮。白花曉陽林，紫露暉春流。白芷競新苔，綠蘋齊初葉。此屬之形色與目謀者也。如：活活夕流驶，欸欸夜猿啼。鳥鳴識夜棲，木落知風發。傾耳聆波瀾，仰聆

大壑深。石淺水潺湲，析析就衰林。此屬之聲音與耳謀者也。宋人梅聖俞有論詩語云：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流於言外。清人毛大可有論詩語云：身境貴近，意境貴遠。二家所論，皆造微之言也。寫難狀之景，莫過山水，含不盡之意，貴在游者，身境則親歷之境，當任視聽二官爲先，意境則想象之境，當在此山此水之外，或更在此宇宙之外矣。此第三四綱也。

山水詩既以情理聲色四綱爲大宗主，如無時令季節以鑒之，則春將疑於秋，昏復類於旦矣。謝客詩於此頗復留意，如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諸句，句中第三字，皆爲句眼，以見景物所繫之時令季候也。至心契九秋軸，日覩三春荑，一爲意象，一爲身境，所繫之時節，則惟在後一句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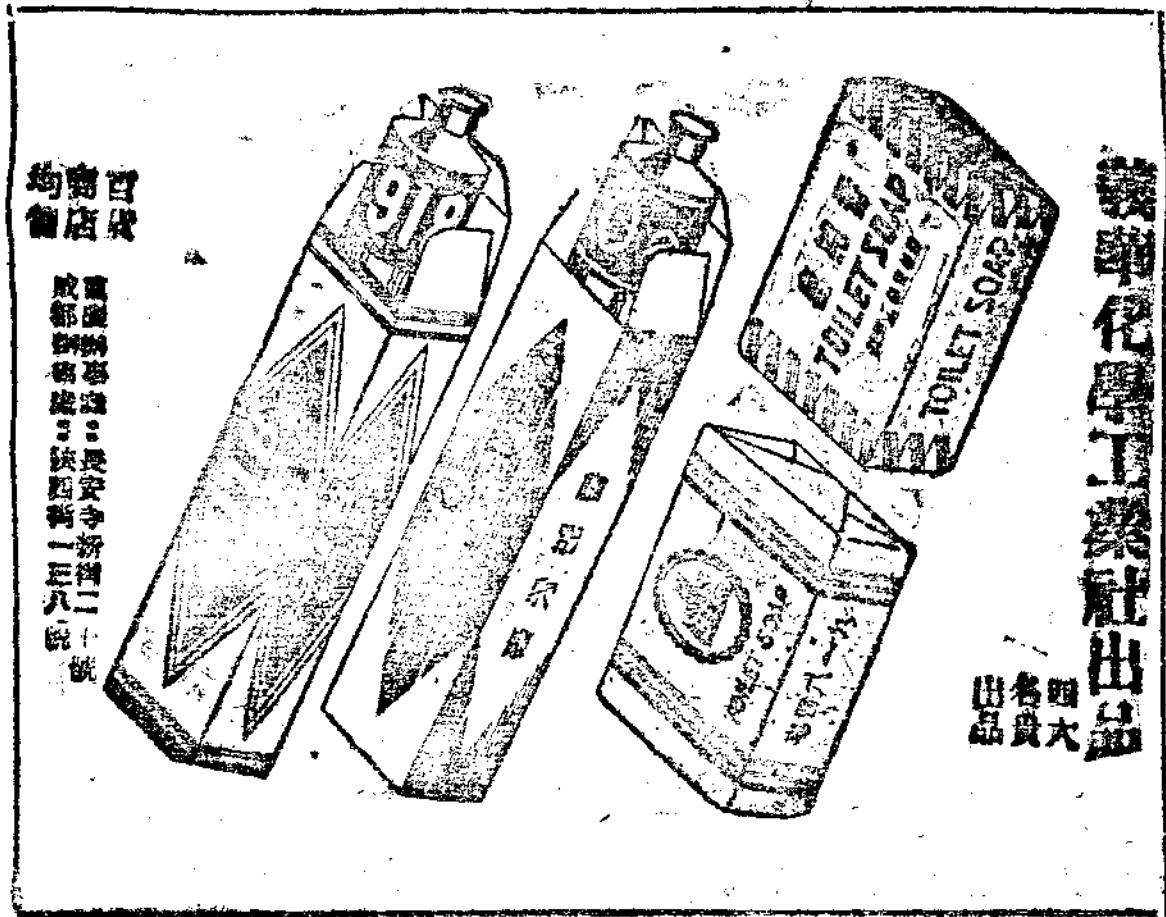
山水詩創自謝康樂與其詩美之由來，已如上述。今當略窮其派衍焉。大謝詩純爲選詩者所認爲之八代詩體，只爲五言古詩一體，五言古詩詩體樸重紓徐，最合于山水描寫。大謝明秀高華，得此體更臻典重名貴，所以獨絕千古。南齊謝朓，奇章秀句，往往警邁，然俊利少典重之致，人稱小謝，其名篇亦在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一首。蓋其才氣極貌，吾人循聲而可得之矣。其餘則多閑唐派，唐詩當然推杜甫爲集大成。但其山水詩，已非謝客之作法。乾元二年，自秦州出發入蜀至成都府止，凡紀行詩二十五首，雖爲五言古詩，然用韻有多至十六韻者，有敍事語，此邦俯要衝，實恐人事稠是也。有議論語，賢有不黔突，聖有不娛席况我餓愚人，焉能尚安

老是也。有諺史語，至今英雄人，高視見霸王。并吞與割據，權力不相讓是也。有刻劙語，白馬爲鐵騎，小兒成老翁。哀猿邊卻墮，死塵力所窮是也。有隱喻語，恐有無母雞，餓寒日啾啾。我能剖心血，飲啄慰孤愁。初月出不高，衆星尙爭光。自古有羈旅，我何苦哀傷是也。秦州雜詩三十首爲五言律詩，開口卽曰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其悲壯蒼涼之旨，純在抒寫一己身世，朝野得失，清障之娛，其第二事耳。謝客嘗當清衷之世，門第貴顯，負其才望，欲得車前八驕，立登要津，見文帝唯以文義相接，憤而謝疾東歸，借山水以寫立言不朽之圖。杜公處當亂離，所遇呻傷流血，瘡痍滿目，兼以一家萍飄，弟妹散零，厄於生事，出門獨倚主人，所作詩紀綱人倫，蘊結紛綸，豈有專暇模寫山水，然一出一績，一闋一絃，鎔天雄秀之氣，擴人眉宇，當與謝客永嘉始等諸精秀之作異曲同工，不審其爲山水名作也。李白一生低首謝宣城，在宣城所作詩，五律五絕，天秀駘蕩，俯視一世。又長於七絕，善寫山水，喻白帝城之高則曰彩雲間，譬孤帆之遠則曰日邊來，此詩人胸襟之闊大，寫自然界景象，不但恰符其器量，且不能超過也。如此成就，足令小謝轉而低首，大謝抗手不迭矣。初唐張說道濟，相業文章，均爲當時所重，詩法超妙，晚誦岳陽，詩益悽婉，人謂得江山之助。其詩如岳州作云：器留魚簾腥，衣點蚊蛇血。髮白思益壯，心玄用彌拙。冠劍日苔蘚，琴書坐廢撤。惟有報恩字，刻意長不減。岳州宴別潭州王諲云：古木無生意，寒雲着死灰。岳州別子均云：津亭拔心草，江路斷腸援。他日將何見，愁來獨倚。

門。聞雨云：危戍臨江火，空牗入雨寒。斷猿知聲別，嘶雁覺霜彈等，沈鬱頓挫，雖開唐調，究亦不愧二謝。自此遷讀詩，遂與山水遊，締合爲姻姪親串矣。盛唐諸公山水詩，杜李之外，當推王孟。王摩詰五言詩，取陶彭澤爲神理，弋游康樂爲情采，人言其專學陶詩者，皮相之論。今觀其藍田山石門精舍、青溪、崔參軍前山、渭川田家、黃花川、鄭州、輞川閒居、山居秋暝、結南別業、歸嵩山、歸輞川、終南山、過香積寺諸作，精練華贍，多從謝客來，與謝客之富艷高華者，實無異也。孟浩然趣清調逸，有唐詩人冠冕。李白贈詩，醉月頻中碧，迷花不事君二語，足想象其人之恬淡。浩然集序，天寶間宣城王士源作，王士源者，常遊山水，不在人間，著亢倉子傳世者也。足見浩然山水詩，先有同好者矣。今觀其宿天台桐柏觀、宿終南翠微寺、宿來公山房、耶溪泛舟、彭蠡湖中望廬山、登鹿門山懷古、疾愈過龍泉寺精舍、秋登萬山、登江中孤嶼、早發漁浦潭、經七里灘、晚泊尋陽望香爐峯、萬山潭諸作，與象華妙，散朗之中，不掩精秀之色，何其神似六朝人語耶。則觀其山水製題，多似謝客，登江中孤嶼，則直用康樂原題，人謂其全學陶靖節者亦不可盡信矣。中唐惟柳宗元柳州諸詩峭潔雋永，足張粵西山本，但微傷精刻，開宋派。韋應物游覽詩有五十八首之多，居全集十分之一。觀其遊龍門香山泉云，山水本自佳，遊人已忘慮。則蘇州澹靜之襟，當與佳山水神交久矣，宜其山水詩之能清也。晚唐紛亂，山水作家難數，惟司空圖隱玉官谷所作多佳。北宋以山水爲文酒薈樂之助，歐陽公之滁州諸詩，

是其例。蘇軾東坡，才大學博，謫所皆天下有名山水，所作詩以七言古詩能爲山川寫照。行瓊僑間五言亦佳，但不似金焦黃樓諸歌行之聲滿天地也。西黃庭堅山谷蘆河道中詩絕佳，入黔諧作，多爲七言，蓋亦如東坡山水詩七言高過五言也。南宋詩家以范陸爲冠冕，石湖好遊，吳船錄驛鬱錄皆其紀遊之作，此公深得山水之趣，五七古皆有山水名作；五七律如舟危神女峽。馬瘦鬼門關，漢樹有情橫北渚，蜀江無語抱南樓，則工緻悲壯兩具之矣。放翁，宋之少陵也，其詩沈鬱頓挫，生地褊國危之南渡朝廷，尤爲感慨蒼涼，所作山水詩，以七律爲最多，如萬里歸愁生白髮，一帆寒日過黃州。萬里不通京洛夢，一春最負牡丹時。蠻路疎槐迎駕廻，苑城殘日泛湖天。江山重複爭經眼，風雨縱橫亂入樓。無窮江水與天接，不斷海風吹月來。樓船夜雪瓜洲渡，鐵馬秋風大散關。馬影斜陽經劍閣，鶯聲清曉下瞿唐。江底魚龍貪唼睡，淮南草木借秋聲。詩聯，彈壓江山，開闢今古，山水詩至此，又一變矣。宋以後惟一元遺山可與討論，遺山以七言歌行之難言體與七律詩，卓然成爲大家，其人胸中有風雷，其詩紙上有風雨，所作山水詩，當然不可輕也。綜觀山水詩之演變，謝客純爲五言古詩，少陵自創唐風，太白以樂府體之七言絕句見長。王孟雖爲五古，施及五律，柳韋五言，賴以弗墜。東坡山谷以七言歌行，石湖兼及五七律，放翁多爲七言律，遺山尙能爲此體拓一境界，蓋時代爲之，紓徐爲妍者，不得不變爲沈鬱爲雄，山川仍是昔人之山川，而今人之眼心中八奈有藝術不平之氣何，此謝客山水之作，不復多見於今日者也。

詩與山水遊



喬裝入藏記

陸筱丹

中印公路，經已土路通車。回憶民三十年秋冬，參加中印交通勘查團，踏查路線，因邊疆交涉關係，全隊人員，未能入藏。余特冒險喬裝穿藏入印，期以達成任務。雖為環境梗阻，中道退回。茲將當時日記，重為整理，其中艱苦實況，亦可稍志。

中印路上交通開闢中之因緣云爾。

余於三十年十月二十八日，由密龍赴葉枝，按照邁日商定計劃，喬裝商人，取道獨基嶺，經門工察爾，而至塞地亞，以完成測勘使命。計十一月十三日抵葉枝，即與該地鄉長王家瑞商議，請其協助。據稱現時屬冬，入藏營商者甚少，普遍多在五六月入藏，八九月返程，以避大雪封山之險。本地人民多不願去，經多方設法，始代雇得粟粟伏子五人，僱馬一匹，背負糧食，茶布等物。身著藏服，手掛串珠，足穿烏拉靴，背負皮囊，徒步而行。於十八日，由葉枝啓程，二十日在黃龍關過瀾渡瀾滄江，在江西岸約瑟露宿。二十二日，北行入隆達河口後，西行抵隆達村。村中僅三四戶，因山上草料枯死，在此先購備充分馬料。下午，在阿四個附近露宿。二十三日，由阿四個西行，山勢開暢，惟土質甚薄，底層係堅硬砂石，沿隆達河所生松杉等樹木，生長茂盛。惟自漆宿。二十四日，即開始越嶺，初行三公里，至爲險峻，雪厚冰堅，人馬行於隙中，頗覺勞瘁。獨基坡上積有平坦，行雪上

，左右臨崖壁，扶杖以登，步不數武，喘息難行。將及頂，泥滑不能著足，頂狹只容五六人，速奔而下，山陡雪滑，不能留步。數日中，途中承見來往客商。半夜有朝山藏民二十餘，持火把結隊呼喊而過。連日天晴無雲，正慶路途順利。翌日晨興，氣候突變，天昏欲雨。命伏子急行，蓋天陰奇寒，下坡遠走，藉以取暖也。沿溝而下，積水成冰。土層鬆厚，松杉叢生，枝葉茂密，大者數圍。二十六日，將下雪山太子河，坡勢甚陡，驟降四五百公尺。至河邊，有木橋，橋頭有守望草棚，幸無人駐守。是在阿背山上打野。據伏子等言，明午可經阿背村，尙無藏兵駐守，後日過南抗拉時，藏兵對任何客商來往，均予檢查，須十分小心，以避其耳目。次日黃昏，下阿背山，經阿背村，雖有藏民來往，尙無人注意。向抗拉，在怒江邊南，下可通菖蒲橋，東行可至瀾滄江，客商必經之路。有藏兵十餘名，由一排長統率，夜間亦在橋上放哨，以防漏稅。是晚，山下細雨綿綿，山頂已在降雪。黎明，悄悄潛過，無人發現。繼乃，為藏稅官駐地，前在密龍被阻時，刀馬本所派代表「旺竹」，即居此收稅。入藏經商，必在此納稅，取得稅單，始得通行無阻。當着伏子三人前往納稅，僞稱在門工前後銷售貨物，返時收買豬毛貝母等物，而余則潛伏山崖。十二月二日，過怒江，並前自佛祖寺三個，蓋如向當地藏民借用，或恐啓其懷疑也。在江西岸登陡坡，約二三百公尺，則係門工平場繞道借居門工村口民房，由化

至竹瓦宮巴，有五日路程，人烟俱無，因所攜糧食已罄，不得不設法補充。且連日陰雨，山上已滿覆厚霧，冀放晴二日，便可勉強踰越。是晚，背戶燭火取暖。伙中一人，僞爲頭目，與村人來往交易。一藏兵在戶外窺見，便來賄賂，屢余，似頗見疑。頃間，引旺竹同來，余與藏官旺竹在砦龍時相周旋，甚爲相熟。此藏兵亦曾隨旺竹至砦龍，吾人面貌甚相識，此時已無法掩飾，祇看本人已改業商，藏方似無禁止商人經商之理。而測勘隊能否入藏尙在交涉中，德欽尙有人員候令也。旺竹則請余等暫住，恭謹招待，且命伙頭老民等來謁，謂彼等放漢人至此，責已非輕，倘再放行一步，則抄家滅族，全村百姓，無法倖免。於是殺猪獻雞，以求勿前。一面威嚇隨行俠子，帶同漢人至此，罪已不赦，如再領導前去，定予重懲，監視森嚴。此時四面楚歌，孤掌難鳴，苟單身前進，似無不可。惟言語不通，糧食缺乏，獨力難行，費盡口舌，交涉二日，毫無結果。遂於四日南返，經向抗拉時，守兵奉藏官命，請由原道獨某嶺而返。當以沿怒江下至貢山一段，隊中主事者會命測勘，可作一比較路線，即堅決拒絕，放步南下。守衛排長追前，叩首請命，哀號勿進。遂爲解釋，吾等前進不可，而今返滇，奈何阻撓不之顧。一衝而過。彼等亦無可奈何。遂沿江南行，經郭月羅波。八日至梭羅大山下之蘇他村，此村與羅波，均係怒子族，村民爲該土司之奴隸，衣服襤襤，耕種所得，大部送交土司，所餘尙不自給。每逢自鹽井駛運來之食鹽，以梭羅山駝馬不通，即在此卸下。由此地怒子負鹽過山，至菖蒲橋一帶，易

穀米，居民持此維持。跋涉羅山，山勢陡峻，上下二千餘公尺，巨石嵯峨，歷二峯至巔處行雪上，怒江下游，盡在目中。下坡則崎嶇異常，時以手附地而行。而怒子負物上下，夷如也。行三日，至怒江邊之吃那桶，怒子四十五戶，有天主堂，係法國人司鐸。十二日，至石普，過怒江西岸行，因江東岸，要翻越大山二座，始能至貢山。江西岸則較平坦。渡江用獨木舟，划水而過，大可容五六人，江水尚緩。自此經畢都路而至貢山，山勢平緩開暢，稻穀遍植。怒子居民，尙知利用山泉作灌溉農田之用。畢都路，亦有天主教堂，建三五年，形式奐美，占地十數畝，宛如沙漠中之綠洲。貢山，土名達拉，又名舊蒲梯，介於二湍流中之一斜平台上，居民四五十戶，有初級小學一所。設治局局長李紹抗，畢南宜良人，年四十餘，來此已兩載。衙門簡陋不堪，常備隊十數人，槍械尙新。據談此地一帶治安尚佳，蓋居民惟於怒子及栗栗，胆小怕官，且一逢雪封期間，交通壅塞，逾兩岸，治安頗易維持。十四日，自貢山至舟而拉，渡怒江東行。此處渡江亦用獨木舟。江兩岸沙州居民，以土法淘金，蓋是甚微。越一小山，經地美路而抵白漢路，有一小村落，約二十餘戶，天主堂一所，司鐸爲法國籍，名安德烈(André)。年五十餘，尙誠懇可親，居此已近三十年。怒江與瀘沽江之駝馬路三條，均由其君主持修築。翌日，越西拉下至沙瓦朗巴。十六日，越郭怒拉，寒風凜烈，積雪封徑，伏地爬行，偶一失足，便墮雪窟。越嶺後，沿溝而下，抵芒中，已昏黑矣。自此經維西抵屬江，在麗江聞本隊同人已奉命返昆轉渝，因兼程追上。於是合隊取道劍川、洱源、鄧川、大理而到下關，時已年底矣。

做了三個月典獄長

非素

我雖不是研究獄政出身，只是爲了特殊的機緣，幹過三個月典獄長的職務。原因是這樣的，甲縣的典獄長，爲了縱放囚犯，事後畏罪潛逃，大理院長徐氏，知道我在甲縣工作，就電委我代理典獄長。我對於監獄管理完全外行，本來不敢答應；後來一想，監獄的黑暗，實際情形，究竟怎樣，也該知道，在能力所及的地方，當可設法改革。而且縣長又是朋友，遇事也可以共同合作。因此，便即受委前往接事。

監獄是新建不久的灰色磚壁房子，外觀好像一間倉庫，堅固雄偉。而內部呢，却是暗無天日的活地獄。一個囚犯被判解到監獄來，不管他所處的徒刑年期多少，以至無期徒刑。入監之先，照例把解條所開列的姓名、籍貫、年歲、籍斗、罪名、判刑等，詢問查驗登記之後，即把身上的褲帶、鞋帶、領帶等脫下，以防犯人自縊。身上的文件金錢等，也同時盡量取出，分別登記。等到釋放時，照單發還。這本來是很好的辦法。可是典獄長就利用這個機會，來弄他的『狸貓換太子』手法了。他把舊的來換新的，比較上良心還沒有全黑。有些竟把爛的換你好的。比如一個金鎖，他換給你一個廢爛黃銅鎖，用七角錢一支的鋼筆，來換你的銀鎖派克自來水筆。一個犯人臨到期滿出獄時，本人和親屬那有心情時間去和管獄的爭長論短。即使心有不滿，也無法對證這件物件是屬原物。這樣，只可忍受，自認晦氣。其實一個犯罪入獄，已是晦氣的，還想和他們管獄的去講正義忠實嗎？

監獄的囚犯，并不是像旅館一樣，一人可以有一間房，他們是有十多二十人同間房的。新犯進了倉之後，不管是什麼出身，犯什麼案子，判刑時間長短，入到倉裏，總是遭受老犯的虐待。一個低級學生初到一間學校讀書，都要受高生的歧視看不起，甚至凌辱。老監犯自恃罪已判定，什麼事都不怕，可以作福作威。況且新犯對於獄裏一切生活，都不知道，需要老犯的指導。加以老犯蟄伏獄裏多年，滿腔怨恨，忿憤，無處宣洩，從前老犯怎樣待他的，正好照樣子來待新犯。若於此種傳統陋習，新犯便要遭受老犯的虐待欺凌壓搾。打罵了。喫飯時使你找不着飯吃，用水時無水可用，睡覺時把你被蓆拖去，出恭時使你找不着廁坑，總之，起居飲食，都要壓迫你。你的親友有書信或有物件暗中送來，老犯把它毀掉。和他爭論嗎？拳打腳踢，水噴，屎尿噴，穢污的東西噴，一齊向你的位子丟來。他們鬼神惡煞般聯合向你侵襲，那時你雖然有口，向誰伸訴？申訴又有什麼結果？最多由看守的把老犯打幾鞭，或者把老犯囚在黑房一兩天，或者加銬腳鐐而已。然而老犯們受了這樣懲處之後，對你更凌虐，比你所受的要多幾倍。人非銅皮鐵骨，孤掌難勝，只有屈服，聽受老犯的虐待與指揮，天下烏鵲一般黑，這樣老犯凌虐新犯的陋習，比之舊式家庭的家姑婆娘媳婦，舊式軍隊老兵欺新兵，來得普遍厲害。

犯人的糧食，是粗糙的赤米，若果照數發給，不過勉可

充飢。可是獄長是要拍屁股，橘子自然也要中飽。希望獎吃多，強有力者吃得多也搶吃，七除八拆，新犯和軟弱的便難得半飽了。有時戚友們的探訪，送些食物來，先要給主管的檢驗，恐怕當中有毒。但是檢驗過後，犯人實際所得的，最多也不過十之二三，因為同橘子的監友要孝敬些，替你帶東西進來的工役要孝敬些，瓜分之後，所賸無幾。為了飯粗無菜，有錢的只有自行設法向廚房加深飯菜，價值奇昂，令人咋舌。但是如不加添，無菜可吃，或吃不下咽，你有甚麼辦法呢？

一、橘子裏因為空氣不大流通，光線不充足，加以面積少而囚犯多，犯囚又因沐浴與衣着的關係，每一個橘子都是穢濁潮濕，臭氣撲鼻，螞蟻，蜥蜴，蜈蚣，蟑螂，臭蟲，白螽，蚊蚋等不待說，蚊帳是沒有的，白蟲臭蟲也無法消滅，日夜輪流，四面夾攻，營養不足的囚犯，怎能夠應付抵抗？身軀與皮膚清虛，自然發生了。

二、病，是沒有人來理會的，即使有獄醫調治，也是普通的病，逐層報核，才得診療，小病也成大病，慢性延成痼疾。不能夠排血肉的體體，和病魔搏鬥，這還是不幸中之大幸。不然，皮黃骨瘦，像蟬人一樣的囚犯，觸目皆是。其甚的，等於從墳墓裏拖出來的骷髏，也不少呢。這是指窮的沒有辦法的囚犯而說。反之，那些有錢有勢力的囚犯，要什麼有什麼，且可以假託有病，呈請獄官准予出外醫治，說穿一句，就是鑲着金錢勢力，回家享福，固然裏有人事才能夠做到，而里數轉也要極密點，否則尾巴露出，獄官要受處罰的。

在獄裏和外面通訊，無例外要受檢查，而且不得封貼信口，手續麻煩，收發都是很延慢的。於是私遞信札，便為獄役最好的收入。他們傳達一封信，往往取費駭人聽聞。在十年前，五十元至二三百元，是常有的事。不過獄役暗遞信息，是屬犯法，他們出入，也要受檢查。但有的只管去送，偷送的還是照樣傳遞。他們是冒險去幹，送達費自然要多些了。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何況他們是慣於走私，包能到達。與外界隔絕，想著通傳消息的囚犯，又怎能不答應給他一筆豐厚的酒錢呢？

犯人在獄，終日呆若木雞，無聊事事，吸煙還是違禁的，但他們不特可以設法找到捲菸，且利用火石打火來吸。每一枝煙，甲吸一口，乙吸一口，互相轉遞，津津有味。有時輪值外出挑水，他們認為是最好的日子，一則可以見見太陽的光，市面情景；二則在路上有時還可抽着煙頭吸一兩口來過癮。身體活動一下，也覺得舒服些。

三、沒有錢的，祇能很難得吸一口，而有錢的囚犯，看守的受了阿堵物的慇懃，不特有煙酒可吸可飲，即其他物品他也有方法供給你享用。强悍凌弱的暴行醜態，圍着高峻的灰色監獄，時時刻刻的在蠕動，在這裏是找不着一點光明的隙。古人說，「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囚犯終日枯坐在橘子裏，行動不能自由，眼所見的是同病而不相憐的監友，耳所聞的是慨慨歎息聲，吃的是一飽粗糲米飯淡菜，飲的是熱冷水，穿的是發霉放臭的衣服，睡的是潮濕破爛的草席，人生至此，誰一天已足苦不堪言的了。而一年，

幾年，十幾年，甚至終身的飽受這樣生活，精神肉體的痛苦怎樣，不用說，也可以推想了。雖然有時有些宗教家入獄傳教，你是善者誦誦，聽者藐藐。衣食足而後禮義興，身在獄裏，誰還有心思去管那天堂地獄。天堂，是虛渺的，地獄已天天在熬煉中了。

有期徒刑的囚犯，到了釋放時期，也不能夠很快的出獄的手續便使你放到麻煩與頭痛。收發處既沒有奉到公事來推搪，等到去求他設方法，公事到了，推說開倉的因事外出，等到開倉的回來，又推說保單還沒有去對保，對保的疏通了，又推說開腳籠的不在。東推西搪，南挑北剔，無非是勒索錢。往往一個開倉的囚犯，爲了這些麻煩刁難，阻使三五天不能夠釋放的，是常有的事。而在限梗期間的囚犯，還要向囚犯清算。不然，他們是不肯釋放的。

以上所說的，是舊式監獄裏最普遍最常見的黑暗現象。

我做了三個的典獄長，對於個中黑幕，逐一的打聽，私訪暗查，而且常常抽調囚犯來談話。趁着新犯入監，期滿犯放出時，親自督率員工，公開辦理，使他們減少一分麻煩痛苦，就是我對囚犯盡一分的責任。造福是不敢說，因爲這是責任，毫無福之可造。

囚糧我是按天按口照發，派員監督廚役不得中飽。吃飯時，盛好飯後，非有命令，不能爭先搶吃，違則罰餓一天。老犯分別監在一起，和新犯隔絕。使老犯不能夠欺負新犯。囚犯中如有強凌弱，衆暴寡的，一經察覺或被告發，即禁黑房三天，皮鞭五十，罰餓三頓，或挑糞七天，放出後不和被欺的同一檔，使他無從報復。看守和獄役，如有作弊犯法，立即拘禁，提起訴訟，依法辦理。囚犯兩天洗澡一次（那時

是夏天）。由好獄事不守觀罰砌牆挖水。欄子每星期沖洗兩次，草席隔天晒一小時。每天上午，囚犯在天井步行或作柔軟體操二十分鐘。接見家屬親友，以前是兩星期一次，改以接見親友兩次，鼓勵他們遵守規則。輕犯或素未奸淫亂而又非盜案殺人案等犯，在獄中比較可以自由些。因爲囚犯營養不足，衣被缺乏，我會向當地慈善團體與富商們勸募，來補充囚犯的營養及被服。又和醫學院等相約，請他們特派醫生入獄指導清潔與治療。有一次，反日會拾獲大批灰布，我去和他們商洽，盡數撥給犯人做衣着。結果，四百六十多個囚犯，每人可得一套衫褲。其實世間什麼事，都是事在人爲，若果不爲私而爲公，社會的人們必樂於贊助扶植的。反乾，存着黑心肝去做事，聲名狼藉，又有誰肯去助弱扶助呢？

每天我親自到各檔子去巡查，晚間也不時去巡晉，事事認真辦理，掃除了許多積習。又勸募些書報給他們閱讀（自然是比較沒有刺激性的讀物），調劑他們精神。選擇了幾個識字多些文理通順的囚犯，教不識字的囚犯讀書，課本是用小學教科書。又選幾個知識分子的囚犯，按時講解常識及待人處己的方法，使他們不要過於枯燥。而我所辦這些事，除了甲縣長同情與合作鼓勵指導之外，其他獄裏的員工，多數的表示反對，因爲對於他們的意外收入是減少了，不能公然的上下其手了。但我恃着大理院長諒解我的設施，縣長幫助我的工作，所以能夠放膽去幹。可惜做了三個月，我因爲是暫代的職事，不得不交卸，由新任的接替，他的辦法怎樣

，我不想多說了。

記檀香山自由新報

馮自由

自由新報前之舊報，檀香山尚無革命黨報之組織，自癸卯年（民前九年）冬，孫總理重遊夏威夷羣島，爲宣傳革命及對抗保皇黨起見，始將興中會員程蔚南所設檀山新報（又名薩記報）改組爲革命黨機關報。而停頓多年之興中會，亦因之復興。該報主筆張澤黎（號獨創）與保皇黨之新中國報主筆陳繼儀（號儀侃）文戰劇烈，久久不休。後三年（民前六年），社長翁南以年老力衰，向各同志提議，擬將報社轉讓別人集股接辦。於是曾長福等，乃將該報從新改組爲日報，易名民生日報。社址設於斯密士街一零一六號，仍由張澤黎主持筆政，與新中國報新任記者梁文興（號秋水）繼續筆戰，劇烈不減於前。至丁未年（民前五年）秋，澤黎因事辭職他適。民生日報乃致函東京民報社，請總理推荐主筆，總理命前香港中國日報記者盧信（號信公）應之。信抵檀後數月，以編輯部發言權，時遭股東干涉，愤然辭職。擬即買舟離檀，曾長福堅留之。盧謂必須另創一報，編輯人須有絕對之言論自由權，股東祇有供給經費之義務，而無過問言論之權利，伊始可取消東歸之意。長福從之，因即另行集資，授信以編輯全權創辦新報，即自由新報是也。是報以自由名，即表示名實相符之義。

自由新報發刊後之經過，盧信既創辦自由新報，舞刀斂

功，即盧信別號也。信自任社長，黃堃（號時初）爲副理，孫科爲譯員，曾長福、黃亮、譚達、梁海、楊廣達等爲董事。每星期一三五等日出版，是爲隔日報式。發刊後言論自由，不受股東拘束，因得高談革命排滿，無所顧忌。其創刊日所載發刊辭，斷闢六，揭布宗旨，爲錄如後：

嗚呼，神州已矣，痛蒼蒼其長沉；奴隸甘乎？哀人心之盡死。昊天不弔，二百年憔悴誰憐？虧運未終，四百兆酣嬉若夢。問漢家宮闈，哭斷冬青。覩胡族衣冠，悲與胡秦。回觀大陸，盡是愁城。千重之毒霧重埋，半角之斜陽有限。新亭未坐，哭已失聲；故國淪危，言其無罪。邇者人聯同志，結文字之因緣；報聲自由，振天聲於海國。或者謂賈生痛哭，徒抒空言；王郎悲歌，何裨實際？今者力唱民族，疾呼同魂。文主激而不平，鋒邊嘲而易折。志士舒投時之策，堅主民權；少年編革命之書，卽成黨獄。旗未張乎獨立，版揭出乎自由。不知七尺之軀尚存，方寸之心忍昧。文章寫恨，著作鳴愁。問天而首無搔，躋地而身焉托。風沈雨晦，呼始趙其哀余；火熱水深，聞同胞其何似？江南已矣，廣子山揮淚成文；蔚北儻然，剝越石嘔心鍊句。以實尼變魯之思，爲莊生天地。

悲越之吟。有託而就，無微不到。發誠言之公是，借題
自以子虛。清詞列胸臆直抒，動聽則心脾漸泌。善乎白
香山之體，以清俗而雅精；江文通之詞，以移情而見誦
。惟名氣之可解，豈大雅之是嗤。縱非銅錢貼工，製亦
輓輯自運。通視萬流爲海，衆擎朝山。奇才多入彀中，
駕鷹定勝海外。嗟乎，江山異色，標述何心？怕聞亡國
之杜鵑，慘舉泣血；朝憐龍言之鸚鵡，撩我傷情。誰鳴
一聲壯之鐘，獨樹登壇之幟。先乎言論，繼收實行。文字
收功之日，還我山河；英雄應運之秋，薄平醜虧。

自由新報出版後，大遭清領事梁調英及保皇黨徒之忌。
以盧信所持入境證照爲教員憑證，而別任報館主筆，不在美
國移民律範准許中國官吏、商人、教員、學生、遊客五種人
入境之列。遂朋比爲奸，向向擅埠移民局指摘，謂盧信依法
不得在埠居留，應即躉送出境，以免他人效尤。擅移民局徇
其譖，連令僉尉日離埠。曾長福等大憤，立延律師向美京工
商部抗爭，數月後，得工商部覆電，解釋移民律第某條之意
義，謂報館主筆亦屬教員之一類，應有居留美境之權利等語
。於是盧信全經轉訴，是爲中國報館主筆取得入美國境域權
利之始矣。在盧信抗爭以前，中國記者固無一人可用本身職
業之資格留美也。梁國英以所計不售，乃電請清政府通飭各
省禁止自由新報入埠，并威嚇該埠僑商，謂當行文專督查抄
一僑民須繳納註冊費一元二角五分。自由新報斥爲非法敲詐

，攻之甚力。於是全體華僑創大會於亞羅廟公園，公推劉良
英爲主席，決議驅逐梁國英出境，一致拒絕僑民註冊費。梁國
英因之氣餒，而其藉名斂財之計畫竟成泡影。此自由新報策
動之力也。翌年己酉（民前三年），信復與採科許榮等，發
刊大聲雜誌，爲自由新報之助。又先後編印「自由言論」一
人道「革命真理」「揚眉血灑」，四舊行世，僑衆思想
愈形開發。及辛亥夏間，信偕張蓮返香港，溫陸飛代理筆政
。是秋武昌革命軍起，溫亦歸國，由謝英伯吳榮新二人先後
承乏。民國成立後，自由新報繼續支持三十餘年，至今猶屹
然存在，爲海外各黨報之唯一壽命最長者。

同盟會成立之經過 同盟會東京本部成立後五年，檀香
山興中會尙未改組爲同盟會，丁未年，盧信到檀主持新報，
曾兼奉開設同盟會之使命。以當時一鄉彷彿志士，聚于往
年駐檀清領事數次移文粵督查抄興中會員李昌等及保皇會黃
梁蔭南等原籍家產之弊端，有所戒懼，故未便大張旗鼓，從
事改組。及庚戌（民前二年）三月，總理自美抵檀，盧信、
曾長福、梁海、黃望、雷官進等，僑富貴多人，迎迓於碼頭
。數日後，諸同志開歡迎大會于荷梯厘街華人戲院，僑衆列
席者千餘人，座無餘隙。總理宣佈是歲新正廣州新軍反正一
役失敗之經過，謂全國軍人，多已趨向革命，如軍餉充足，
即可隨時大舉。座衆聆言，成爲鼓舞。旋召興中會員開會，
衆無異議。盟書上，誓辭爲「廢滅韓虜清朝，創立中華民國
，實行三民主義」之十八字，與是年正月舊金山組織同盟會

之聲辭相應。是爲總理擬大乙巳同盟會盟書意義之第二次。

是日首次舉手加盟者，有會長福、梁海、雷觀達、許直臣

、孫科、溫雄飛、譚達、黃堃、許榮、程就、鄭良、林覺、

吉柏荃、盧冠等二十餘人。公推梁海爲會長，會長福爲司庫

，盧信爲書記。總以同志商人中，有不便公開入黨者，特另

設同盟會秘密團，使不致因清領事所羅織構陷。復在鍾宇住

宅開秘密會，列席者，有鍾宇、楊廣達、李烈、譚達、譚亮

、黃亮、雷官進、盧信諸人，衆如式加盟後，由總理委任楊

廣達爲團長，李烈爲司庫，盧信爲書記。譚達、雷官進、鍾

宇、黃亮爲候選。其後茂宜及新嘉坡兩島與中會，亦相繼改組

為同盟會。茂宜島加盟者，有鄧明三、陳達、譚達、劉鴻、

陳貴福等。希臘島加盟者，有黎協、林炳南、李成功、董安

、李社銀、鄭功、張條、譚志金、古騰雲、古智等。總理居

校兩月，旋東渡日本，演行請會長福等，謂旅檀華僑子弟日

來，應設學堂以教育之。故事後長福、盧信、楊廣達、李

烈、黃亮、鍾宇、雷官進、譚達、楊若昆、吉柏荃等，遂聯

結埠中殷商趙錦、古今福、龍文照、許發、劉佛良、余楫、

楊校年、杜善舉等，措資創辦詒文學校。其中捐款最巨者，首

推長福。是校至辛亥年夏秋間，始宣告開學。是歲四月，盧

信歸香港，代聘謝英伯爲校長。及民國成立，仍續辦多年，

成績卓異。民十七年，改名中山學校，紀念總理創辦功勳，

辛亥三月二十九廣州一役之前，檀埠同盟會亦接總理公函，

令募款濟急，以乏專員前往督導，故收效甚微。結果，香港

革命軍統籌部僅收到該埠捐款港幣三千元，尚不及會長福一人

人贊助華文學校之數，殊出總理意外云。

南風旬刊號要目

南風之薦序……黃天鵬

民國前革命黨人的文學……陸丹林

總理運動廣東獨立始末……馮自由

台灣大革命運動……羅香林

美國官方處置戰後德國的意見……瑜珈

閩南倫敦……趙敘恆

蔣山青·秦淮碧……易培左

司馬懿論……祝秀楓

張難先生（人志）……王興瑞

戰地（小說）……謝冰瑩

米龍老爹（莫泊桑作）……徐樹南

夜以繼日（西摩諾夫作）……朱新民

楊雲鴻……盧前等

今年的希望……老舍

新年憶北平……孫伏園

春南風筆談會……蘇雪林

特輯

元旦日記

史實的訂正

陸丹林

陳林先生：

由覺中兄轉來的信，前天收讀，談到目下坊間所出版現代史及黨史問題，這真是一個嚴重問題。三年以來，我在中央周刊、黨義研究、三民主義半月刊、掃蕩報等刊物，均有談及。現在遺承垂問，特把記憶中的約略寫出幾點給你參考。

爲了時間關係，恨我一時不能夠暢所欲言。如果想着知道此較詳細些，那就只好再等待兩個月之後，我的「革命史譚」一出版的時候，或可供你的一些參覽吧。

陳恭祿之「中國近代史」，改革與革命，談到興中會有說：「孫文，生於一八六六年，父爲基督教徒……廣州愚民，不信西醫，營業不甚發達。」所說總理之父親達成公是基督教徒，其史料是從康德黎的「孫逸仙與新中國」書裏而來，而此段史料，是絕對的不可靠的。如果總理的父親是信奉基督教的話，總理在故鄉與陸皓東打毀北帝廟偶像的時候，達成公決不會拖總理到廟裏去認錯，做那違背信仰之事。總理在檀島研究基督教理，也決不會給他的哥哥強逼回國之舉，這兩點都是最好的證據。凡是懂得一點信奉基督教的家庭的，都必明白。陳氏不從孫氏家世而研究，而引用不可靠的史料，這是失策。「廣州愚民」一語，且有語病，「營業不甚發達」，與當時事實，亦不相符。

盧紹稷之「中國近百年史」，孫中山先生和革命運動有說：「先生性嗜醫，二十一歲時，入廣州博濟醫學校，從英

人康德黎學醫。」「博濟」是叫「醫院」，當時絕沒有「醫學校」的名稱，其後「博濟」也絕對沒有改稱「醫學校」。當年博濟醫院的醫科主任教員是嘉約翰。至康德黎是香港西醫學院的掌教，和「博濟」絕無關係的。

中華書局之「高小國語讀本」第四冊「七十二烈士」一課，所述與黃克強在南京「辛亥三月二十九廣州革命先烈追悼會」演詞，及莫紀彭「辛亥三月二十九廣州血戰筆記」所述，多不相符。

金兆聰之「清史大綱」，關於革命史，顛倒錯漏，如云：總理在廣州謀起事，事洩，走澳門，因赴南洋羣島，復組革命同盟會。是背乎事實。所述史堅如謀炸德齊，時期誤爲光緒二十四年。黃克強雲南河口舉義與熊成基安徽一役，前後顛倒。

陳功甫之「中國最近三十年史」，「革新與革命節」，陸友自之「孫文全集」孫中山傳記，貝華之「中國革命史」等，敍述總理在香港西醫書院習醫，均謂其校名爲英文學校，徐民在「孫文全集」裏所寫總理年表，且說肄業香港皇仁醫校，都不是真正的校名。

「中華百科辭典」，孫文條說，「一八八一年，學醫於廣州博濟醫學校」。商務印書館之「中學國文精充讀本」，中山先生傳記，亦是如此敍述。按一八八一年，總理爲十六歲，是在檀香山讀書。實際上，總理入廣州博濟醫院（醫學

校三字不適用，已見上說）習醫，是在一八八六年，相差了

五年之久。

陸曼炎之「革命春秋」，把非革命黨籍的朱慶瀾、徐子休、吳芝瑛等，也列入革命志士之內。

汪靜之之「愛國詩選」，把民二死的寧調元，說「起義失敗，爲清吏所殺」，差了兩年時期。

唐虞鏗之「革命詩文選」，把章炳麟所作之民報周年紀念祝詞，說是總理做的。對袁世凱第二次宣言，標題係孫文宣言，也是不對。

還有平民排錯，校對疏忽，而致乖悟的，如鄒魯的「同頤鈞一所述朱執信在虎門殉難，鄧錫同遇難，書中把鄧錫昇爲鄧鎔。『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一篇一零六頁，「胡津林，巴澤憲」的二人姓名，誤排爲「胡津、林巴、澤憲」三人了。又如周震鱗之錯誤排譯等，也是容易錯誤，偶一大意，便陷入以訛傳訛的深淵了。

馮自由爲我寫「革命史譚」序文有說：「……舉例以言，滿清官書，慣以篡改某人名字筆畫爲能事，如總理之名『文』字，輒加水旁，改爲「文」之類，此在前代稍有讀報經驗者，莫不知之。昧者不察，妄認滿清所篡改爲正確者有之矣。民國前五年，丁未四月，有革命軍舉義於粵省黃岡；黃岡，地在潮州饒平縣，昧者不察，誤認廣州之黃花崗即黃岡者有之矣。丁未七月，黨人嘗由日本僱日輪幸運丸運載軍械至惠州澳尾海埠，昧者不察，竟誤會次年春發生中日二國大交涉案之二辰丸，爲革命黨所有者，亦有之矣。尤可異者

，丁未十月二十七日，革命軍將領黃明堂關人甫等奉總理命首途，於二十八晚抵達炮台，事詳余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某書局小學教科書，竟謂總理親自督兵攻佔炮台，殊屬不符事實。」

其他各書，錯誤之點，指不勝屈。如總理在香港營醫，是在香港西醫書院，坊間書籍，百分之九十九說他是在羅贊氏（阿賴斯）醫院（學校）。總理信奉基督教，受水禮入教會，是在香港的公理（納紀慎）會禮拜堂，而許多書籍，却說他是在檀香山讀書時奉教。還有，有些著書的，或爲自己鋪張，或替他人宣揚，或替某甲隱諱，或報某乙私報，頗倒事實，致失真實性。眞有些所根據材料，并非絕對的可靠，本證旁證，不是同樣地經過一番精詳研討，那又怎得不錯誤呢？

毓林先生，中國國民黨黨史只有五十多年的短暫歷史，而錯誤疏漏之點，已經不計其數。由此類推，歷史可以盡信嗎？不可以盡信嗎？那就很難說了。一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正確性，除了本證之外，更要多找旁證，精詳的分析，比較之矣。其他還有些話，不便在信中講述，將來有機會的時候，我們再詳盡地細談吧。等候着，在不久的將來，我們當有

意外的情書

戰地之一

第×軍戰地服務隊自從和上海來的那個純粹是一羣男青年組織的戰地服務團合併以後，工作的範圍更加擴大了，她們除了分出一半來專門為傷兵服務外，其餘的都被編成宣傳隊下鄉去挨家挨戶的宣傳，組織那些年輕的婦女為洗衣隊，割稻隊，採棉隊，組織那些壯了為拉架隊，工事隊，有時她們化裝在街頭演劇，宣傳那些大批向後方逃難的男男女女，使他們都來參加戰地的工作。

自從「八一三」的炮聲響遍了淞滬以後，沿作戰地帶的公路線上的老百姓，差不多都跑光了。田裏滿地都是金黃的穀子，有的稻穗已經倒垂下來，落土中，又發了新芽，仍然沒有人去收割。那一堆堆像白雪鋪滿了一地的棉花，也沒有人去理會。青青

的白菜，和肥碩的葡萄，更沒有人去挖摘，一任過路的行人，任意踐踏着。

「中國遍地是黃金」，看到這種情景，誰都會生出這樣的感想。

是一個晴朗得像春天一般的日子，第×軍的戰地服務隊聯合其他的兩個戰地服務團體，還有黨政軍以及其他兩個保甲長的代表開了一個聯席會議，商討怎樣發動軍民合作割稻採棉運動的事情。

「……我們這裏，說不定到了某一天就會成為火線，即使戰事不逼到這裏來，最大多數的老百姓都逃到後方去了，這些穀子都沒有人收割，因此我們現在要趕快來一個收割運動，把所有沒有主人過問的穀子和棉花，請保甲長監督，通通由收割隊割

下來，按照百分比來分配一下，幾分之幾歸割稻的人，幾分之幾充作救濟難民和慰勞傷兵之用，幾分之幾給牠的原主保存起來，最要緊的我們決不能使這些糧食和棉花，落到敵人的手裏去！」

主席劉潔用着洪大而有力的聲音解釋着為什麼要發動軍民割稻採棉運動，為的是應該有堅壁清野的準備，不要留一米一菜資助敵人，這是個很好而且非常重要的提案，自然大家都很興奮地通過了。接着討論到軍民合作的問題，有一位廟口保長報告：前幾天有一個伙伙在他的村莊裏買了個一百多斤的豬，只給了四塊錢，氣的那家女主人投河自殺，還有少數的軍隊，為了拉民伕，駁得所有的男人都逃走一空。

「這也是個很嚴重的問題，請主席特別注意。」

這天大會上擔任記錄的是芷英，她很留心每個人的發言，尤其麻子保長的話，她一字也不遺漏地把他記上，對於這問題的最後結論是：先調查

那些不守紀律的兵究竟是屬於那個部隊的，然後通知他們的直屬長官，犯了重罪的槍斃，輕的分別處罰。

「如果不首先把軍隊的紀律建立好，要想空說軍民合作是辦不到的。過去軍閥給與老百姓的那些凶惡殘忍的印象，還深深地存在他們的腦子裏，要想轉變他們的思想，由害怕軍隊而轉為愛護軍隊，自然有相當的困難，需要經過一個比較長時期的宣傳和訓練才行。」

那個戴着近視眼鏡的縣政府科員代表不慌不忙地站起來說了幾句嘉定話後，又從容地坐下了。他的眼睛不望主席，也不望別人，只注意着桌子上的茶杯，好像他的眼睛裏就只有茶杯這東西存在的似的。

「方才這位同志說的不錯，過去軍閥時代的軍隊是搗毀的，他們和士兵一般殺人放火，姦淫掠奪，無所不爲，所以老百姓一看到穿軍服的都認為是洪水猛獸，但他們到了現在，應該覺悟了，北伐以後的國民革命軍是屬於全中國的人民的，他們都是善良

的老百姓被征來當兵的，將來戰事完了，仍然一個個要回到他們的故鄉去做農夫，他們應該愛百姓，百姓也更應該愛他們。例如抬傷兵是每個同胞應該的責任，為什麼有些老百姓非給錢不抬？甚至還要講好一里路多少錢，如果先付給，就半路上把傷兵拋在田裏或馬路上，讓他們痛死也好，給敵人的飛機炸死也好，這難道也是軍隊的紀律不好嗎？」

第×軍政訓處的嚴科長，這麼激昂慷慨地說着，他的口沫濺了好幾點到芷英的臉上，芷英悄悄地用手帕擦了。嚴科長的情緒實在太激奮了，好像要向那位舊記官開火一般那麼張開着嘴大聲喊着，劉潔連忙離開主席的地位，以第三者的資格，說明兩方面的話都有偏向的地方，軍民不能完全合作的原因很複雜，主要的還是雙方

都缺乏教育和戰時訓練，這是大家都應該負責的。

緊張的會議使他們忘記了飢餓和疲勞，歸途上大家有說有笑的，好像整整一天，除了喝幾杯開水外，誰也沒有吃一點東西。

芷英和劉潔迅速地向她們的住所走去，還算幸運，她們的宿舍還沒炸掉，對面的一排房子却已炸平了，那些大柱子正在燃燒，冒着黃黑的煙，行人走過這裏，都感到呼吸的窒息和

亂鑽外，其餘的人都很鎮靜地坐在那裏仍然低聲地繼續討論未完的提案。

只聽到轟隆幾聲，屋頂上的瓦片都劈劈拍拍地掉了下來，他們只得離開座位跑去階梯下躲避，他們以為第一次又會來一次更凶猛的轟炸，所以

誰都絕望地用手抱着頭。但立刻這一隻絕無惡意的鶲鳥又飛到嘉定城投彈去了。

內心的痛苦。有二十多個傷兵，剛從

前線下來的，也都炸死在街道上，血肉混和在火中燃燒，發出一種最難聞

的腥臭氣。還有一個傳令兵，坐了一隻划子從前線回到嘉定，剛到橋下，便遇着敵機投彈，他以為在水裏沒有關係，用不着躲，那知河裏也中了四

顆炸弹，他的頭不知道飛到什麼地方去了，但一隻右手還緊緊地握着他公事包。

芷英看了這種悽慘的情景，心裏感到又傷心又痛恨，她呆呆地站在街道的中心，好像失掉了知覺一般，直到她的好朋友婉如來叫她，才恢復她的意識，兩人一同回來。

「芷，這裏有你一封信，你猜是誰寫來的？」

婉如的手插在褲袋裏，做着要取信的姿勢，但從她那一雙眼睛的表情上看來，非等芷英猜中了，她是不交出這封信的。

「難道是我母親的信嗎？」芷英高興得幾乎要發狂了。

「做梦！你母親怎麼知道你在這

個地方呢？」

「難道是……？」

差一點她說出萍的名字來了，但仔細一想，這更是夢了，萍也決不會知道我的行止，何況連他本人是否還在人間都是疑問，那麼，這究竟是誰的信呢？

「我猜不着，也許就是你寫的，我不相信在這裏會接到任何朋友的信，因為我根本沒有寫過信給她們。」

芷英只當婉如開玩笑的，根本不絕了要信看的念頭。

「芷，快點給我敬個禮，我馬上給你這信。」

「見鬼，我偏不敬禮，也不要什麼鬼信。」

芷英故意裝做生氣的樣子直往樓上跑，婉如一把將她的皮帶拉住。

「好芷英，你不要生氣，給你信吧，我也不要你敬禮了，總算你厲害，我屈服了吧。」

芷英並不回頭，也不伸出手來接信，一直到婉如硬把信塞在她的口袋裏，才覺得信的份量特別重，究竟

是誰寫來的呢？這是一個謎，她簡直連用手去接觸牠的勇氣都沒有。

剛上樓，芷英便被之華叫下來替方才那些被炸傷的傷兵和百姓裹傷，一直忙到八點半，才用開水泡了兩碗飯吃，直到臨睡覺的時候，芷英才猛然記起口袋裏那封信來，她害怕別人注意，一直忍耐着等別人都睡覺了，才燃了一支蜡燭，悄悄地拆開來看。

信封是西式的，淡藍色，足足有六寸長四寸寬那麼大，字跡很有勁，左角上寫着三個十字，十字的旁邊還加了三個圈，芷英已經猜着幾分的了，她剛要啓封的時候，又發現封口上畫了個X。什麼事這麼秘密呢？她有點害怕起來了，愈不想打開，心裏又愈着急想看，終於在這兩種矛盾的心情之下，她把信封撕開了。

「芷英同志：首先要請你想我冒昧地給你這封信！我想我們都是在炮火中生活着的人，我們的生命早已交給國家民族，本來用不着顧忌什麼朋友，寫封信，見面，應該是件很

平常的事情，所以我並不覺得自己這種舉動有什麼不對，但爲了中國的女性，是受過封建思想的薰陶來的，我惟恐你看到信而感到驚訝，因此才不嫌囉嗦地解釋了幾句，其實，從你的態度和談話各方面看來，你都夠得上新女性的資格，也許還要笑我落伍呢。

「你一定想不到那晚在指揮部地下室裏被你丟在地下的一個小紙團！」上面用你娟秀的筆跡，寫着一首自然而然而雄壯的短詩——如今是如何珍貴地日夜躺在我胸前的口袋裏，我每天無論怎樣忙，也要取出來唸兩三遍，芷英，（請恕我這麼不客氣的稱呼！）我是個軍人，軍人照例是粗俗的，不了解藝術的，因此他不配和那些有學問的小姐們做朋友談戀愛，但要聲明，這是過去的軍人，如果是現代的軍人，他除了需要了解他自己的本行，精心研究軍事政治而外，還要博覽其他的各種科學以增長他的見識。不瞞你說，我也是個最愛好文藝的人，不論舊小說，新小說，只要他是有時代

價值的，我都喜歡看。芷英，話不要扯得太遠，我且坦白地告訴你，我爲什麼要寫信給你的動機吧。

「我是一個結了婚的人，但從來沒有嘗試過所謂幸福的滋味，在中國的社會裏，這是很普通的現象，有幾個入的結婚是他自己願意的呢？有時我也很自豪，覺得正因爲沒有一個甜蜜的家在牽引我留戀，所以整年整月地在外面漂泊，也不感到苦惱，到了生命最危險的那一剎那，也從不愛惜，芷英，這是我的幸福，也是我人生中的一大缺陷。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我突然想在茫茫的宇宙中找到一個同情我了解我的知己，不管他是同性或是異性，我都以同樣的赤心來對待他或她，我沒有其他的一點野心，只要在精神上給我一點安慰，在事業上能幫助我，時時候，他（或她）不忘記我持一束鮮花跑到那兒去一悼孤魂。那時我將永遠含笑於九泉，得到了最大的安慰！」

「芷英，親愛的同志，你該記得這兩句詩吧：『海內尋知己，天涯若比隣。』我跑遍了天涯地角，但知己已經很多年過去了，這位知己到今天才被我發現，芷英，聰明的你，當然用不着解釋，知道她是谁！」

「寫到這裏，電話又在響了，敵人的大炮也在轟個不停，我打完了電話，現在又接着來寫。」

「請你相信我的人格，除了希望你做我一位最純潔最高尚的知己以外，絕沒有絲毫旁的意思，單人的生命最沒有保障，尤其處在最前線的我，更是今天活着保不了明天。在這種環境裏生活着的我，有時感到痛快，但也有時會感到淒涼。芷英，說句你也許不相信的話，我一生只有一個願望，那就是在我死之後，有一個知心的朋友能替我收拾這副殘骸，葬在一個山青水秀的高嶺上，每到春秋佳節的時候，他（或她）不忘記我持一束鮮花跑到那兒去一悼孤魂。那時我將永遠含笑於九泉，得到了最大的安慰！」

好。只希望這信送到你的手裏時，能夠接到一封能夠使我滿意的回信。

「芷，親愛的同志，我發現光明古井般的心，如今像春花一般怒放了！我的前途有了新的希望。我一顆是冷酷的，她不但充滿了愛，充滿了熱，而且也充滿了光明和希望！」芷，誰想到我們會在前線會着呢？我致謝胡軍長和劉隊長，要沒有他們，我也許永遠見不着你。電話又來了，再見，希望今晚我們又打勝仗，你等着我報告勝利的捷音吧。

敬慕你的慎十一月八日夜二時
於××宅

芷英看完了信，說不出心裏是一種什麼樣的滋味。惡良心說，歐師長的確是個非常可敬的人，高大的身子，挺起胸來特別有精神，尤其那雙炯炯發光的眼睛，好像有一種特別吸引人，芷英早已發覺到他在注意自己了，還以為這是普通一個男人見了女人常有的現象，絕沒有想到還會收到這樣一封語重心長的情書。

——怎樣答覆他的信呢？

她開始感到麻煩了，論年齡，她正是需要愛情來滋潤她的時候，但是爲了腦海裏老是藏着他的影子，同時他也承認女人最大的敵人是愛情，所

以遇着有時感情衝動的時候，便用理智來壓制他。

——他倒很聰明，知道用「海內外知己」的方法來要我和他做朋友。

但這是可能的麼？不要說隊裏的同志們會耻笑我，說我是爲了講戀愛才到前方來的，而且也對不住自己獻身報國的初衷；還是不理他吧，只當他沒有收到這封信好了。

——信是××師的一個傳令兵送來的，他等着要回信，我告訴他你到鄉下開會去了，要晚上才能回來，這是由我開了個收據給他拿走了。芷，那是封什麼重要的信呀，等一下你看完了要公開呀！

——如果明天婉如真的要這封信看又怎麼辦呢？

芷英爲了這封信，左思右想，終想不出一個對付他的辦法來，不回信嗎？這是不可能的，人家會責備我太不近人情；回信麼？我一封信去，他一封信來，將來不免惹出許多的麻煩來，縱使自己的理智強，無論怎樣也不會墜入情網，但對方是否也能和自己一樣呢？不能，不能，你看他第一封信就那麼膽大，熱情，推想以後在感情方面的發展，一定只是有增無減的。

天啊！千萬不要再有一個異性的影子進入我的腦中，我需要孤獨，更需要工作，讓我的記憶裏只有萍

存在吧。

——在腦子裏被感情的火焰燃燒得最厲害的時候，芷英只好拿出萍來做擋箭牌，因爲只有這樣，才能斬斷她的情絲，才能消滅使人感到萬分痛苦的矛盾。

第二天她們正要出發到鄉下幫忙那些老百姓割禾的時候，忽然又由一個傳令兵手裏，接過來一封歐師長給芷英的信，這次寫的很簡單，只是詢問昨天的信是否收到，請她立刻回信，芷英就在原來的信封背面寫了兩行字交給傳令兵帶回去。

「兩信都收到，謝謝。」

——像這麼簡單的令人看了莫名其妙的幾個字，連芷英自己也覺得未免有點叫受信人失望，但有什麼法子呢？她只能這麼含糊地答覆對方，反正她心裏明白，處理這樣的信件，愈簡潔愈妙。否則，說不定又要惹出許多麻煩出來。

（本節完）

夜以繼日（二）

西摩諾夫著
朱新民譯
楊聲鴻合譯

白天和晚上的事已經都做完了，薩布洛夫僅剩一樁事就是等夜裏偵察敵方。關於這一工作他已交待了一個士兵瓦西列夫，叫他在十一點鐘來一同出發。而現在他即在等候這個時候的來到。今夜偵察，明天就可以將一連德軍完全包圍。這是多麼大的誘惑！想到這裏，他心裏異常高興，並且非常自信這任務得以順利成功。不過同時安娘忽又在他的心頭掠過，於是感到在此時最好能與安娘談談，因爲除却她以外並不願與別人說話。他靠在自己的床上，靜默了好久。他很想最好趕快完成今天最後的任務，至少他又可以有半小時遐逸的尋思的機會。於是他就叫他的勤務兵：

「彼得！瓦西列夫來了沒有？」

答。

「那麼，你去叫他早一點來！」
隔了五分鐘，瓦西列夫全副武裝

地來了。祇見他：頭上掛着一個手提式，又掛着一個麻布口袋，裏面裝着兩個手榴彈，腰裏在手榴彈旁整着一把平面槍刺（譯者按，蘇聯軍隊的槍刺是三稜的，此處說明是平面槍刺，意思爲表示這是戰利品）。他的服裝倒還輕便，並沒有大衣，僅是一件緊扣的棉背心。他每次出去偵察時總是這樣打扮。薩布洛夫見瓦西列夫已準備齊全，於是站起來說：

「你去叫裴得洛夫來！」

這是薩布洛夫的慣例——每次出去留下彼得在營部時，必叫裴得洛夫跟隨護衛。薩布洛夫此時從牆上取下自己的手提式，隨手掛在身上。他的打扮與瓦西列夫差不多——也是穿着棉背心，但在口袋裏放着兩顆標式的手榴彈。因爲這種手榴彈形體雖小，可是威力很大，所以他最爲得用。他的軍帽落在床後地下，他彎着腰去

尋找軍帽。此時瓦西列夫看着薩布洛夫的背，他發現從來未曾留意過薩布洛夫的背有這樣寬而手臂又這樣長，竟意念中驀然浮起了一幅畫面——好比他與薩布洛夫和裴得洛夫一行三人已走到了他與德軍約定的地點，於是他也出其不意用刺刀刺裴得洛夫的後背刺去，而德軍的伏兵轟起，就此薩布洛夫就算完了。不過他又轉念——薩布洛夫忽然提早偵察，這事於他平添了多少麻煩。也許德國人因爲素性謹慎之故，會得自十點鐘即已佈置埋伏。但萬一沒有來得及，則將如之何？難道說祇好等明天再打主意嗎？既想騙滯薩布洛夫，却又怕被他覺破。正在心中遊移不定的時候，薩布洛夫已到了氣帽，立起身來。此時瓦西列夫進出了一句話：

「報告！」

「唔？」

「報告」——他又重覆了一句——「現在正是德軍換崗的時候，恐怕巡邏的人亦還在路上；要不要還是等到原定時間——十一點鐘出發？」

「你不是說，在那裏並沒有他們的崗哨嗎？」

「沒有崗哨。」

「那裏既沒有崗，而別的崗也聽不到那裏的聲音；那麼，我們還是走！」薩布洛夫說。

於是他們三人一同走出：瓦西列夫在前，薩布洛夫居中，裴得洛夫在後。這是一個潮濕而陰暗的十月之夜。正在下着毛毛細雨。他們剛一邁出門口的一剎那間，因為外面一些天光都沒有，裴得洛夫還沒有走出門，而像是處在門洞的兩重門之間。八點半

的雲層籠罩着大地，雖然細雨濛濛，倒彷彿天上的溫度較暖於地面。因此他覺得自己很清爽。

「這個夜色很好啊！對不對？」

薩布洛夫說。

「是的，」瓦西列夫說。

薩布洛夫忽然想起靠近米列羅甫

的一個站，他的母親與姊妹們曾經在那裏居住。那裏的情景與此地依稀彷彿。想上去大概現在也是一個陰雨而溫和的漫漫長夜。於是隨口問道：

「瓦西列夫！你的家鄉住在何處？」

？離此很遠嗎？」

「很遠」，瓦西列夫回答。說着，普通房屋的大門外另設有木製門洞。大門與門洞的門間往往因不透天光之故，時黑異常。放眼望去，祇見壘牆的輪廓隱約在天色裏，而不能分辯清楚。又像殘垣敗壁之上還有一層房檐，不過它的顏色較淺於下面而已。

走出了防禦工事，薩布洛夫想：

「如果將這防禦工作移到明天，實際上也沒有什麼要緊；今天事已做了不少。但夜間的空氣非常新鮮，低矮

格已經訓練得異常機警，所以他認為必須再添些枝葉，又想麻城必有一個列寧街，於是又說：「列寧街」。薩布洛夫說：「哎！列寧街」。瓦西列夫沒有懷疑，因此瓦西列夫明白麻城的確有一個列寧街。

「你結過婚嗎？」

「結過婚。」

這時瓦西列夫心裏暗自好笑——一個人現在向別人詢問身世，並列他半個小時總讓人就學向他作同樣的問話。但是他接着說：

「家裏有妻和兩個孩子。」

「很遠……」薩布洛夫自言自語地說着。他想麻城在此時決不會這樣黑暗，街道上一定燃着輝煌的街燈。

如果把麻城的燈都搬來這裏來，就在他們走着的地方——想到這裏他看了着手上的燭光表，見時針指在十點半鐘，於是接着又想——北方路角也亮着燈，人家的窗戶裏也亮着燈，該是紀錄一個局面呢？他不由得對於自己這種預言會好笑了。

過了五分鐘，他們走到第二座的

地方。在沙灘這殘壁的旁邊這裏，多帕夫和馬思連尼柯夫。原來馬思連尼柯夫聽說薩布洛夫父親自出來偵察心裏很不贊成。他把這一工作頗當由他來執行。但他知道薩布洛夫一經決定一件事，則輕易不肯改。於是便託故先期出來細第二連來找博多帕夫，以便伺應薩布洛夫。而薩布洛夫真沒有想到會在這裏遇見他們二人。但他並不表示驚奇，僅在黑地裏莞爾一笑，說道：

「你已在這裏嗎，彌沙？」（彌沙，爲馬思連尼柯夫之名。）

「是的，上尉。」

彌沙接着就解釋——他怎麼會到這裏來的。但薩布洛夫却作了個手勢，叫他不必往下講。

「我知道！」薩布洛夫帶着黑地裏無人能見的微笑說——「我都明白。」

薩布洛夫心裏很高興，因爲彌沙竟對他如此關心而跑來伺應以備萬一。這是熱情，而在他與巴圖長的交情之中則剛巧缺少這一點。

他們剛一舉步，彌沙又跑到薩布洛夫跟前，用自己的手握着他的手，並低聲喚着他的名字；

「阿列克西！」

「唔！」

「阿列克西！」

「啊！怎樣？」薩布洛夫反問他。彌沙探過身來，想要擁抱他。薩布洛夫忽然明白了他的用意，於是反而先行擁抱了一下彌沙；然後急遽地回身而走。彌沙目送着他。

彌沙的心境，也不是覺得有什麼預兆，也不是什麼害怕，但覺滿腔沒來由的憂鬱。他的這種憂鬱常常會體驗的。當他今天得知薩布洛夫要出去偵察後，一直是心裏忡忡不安。

起初他們一直走，並不用踩踩藏着；忽然裝得洛夫的槍筒碰在牆上。他們三人立刻愣住了，提防有沒有槍子應聲放來。但是沒有。

他們繼續向前走。雨還照舊下着

。天可冷下來了。夜幕已經完全降下，和而平靜的夜了。在遠處一所房屋的左面隱隱見到兩軍放槍的火光。又走了二百五十步之後，他們需要在磚堆裏爬行了，因爲此處的小巷的景象活像是剛經過了劇烈的地震一般。他們在瓦礫堆裏爬，小巷則像是一個深溝。滿地磚瓦裏雜雜着各式各樣的雜物和摸上去有奇異感的東西。北方是損壞的木器，破碎的碗片，七穿八孔的手指，和壓扁了的水壺。薩布洛夫的手指不小心碰在水壺的破口上面，於是手指皮破了。

他們照這樣爬了五分鐘光景（也許八分鐘光景）。瓦西列夫在前領路，從容不迫地爬行。照他的計算距離，他與德軍約定的地點大概祇離一百步了。

蘇德兩軍陣線的距離並不遠。最近處相距不過五十公尺，最遠也祇二百公尺。他們是順着兩方戰線的中間蜿蜒摸索前進，所以極不容易判斷當時他們究竟離自己的陣線近，還是離敵人的陣線近。目的地已近在咫尺了。

·瓦西列夫振作精神，他想祇要兩三分鐘的忍耐了。

·薩布洛夫一面爬着，一面心裏很泰然；他還可說是一點也不緊張。因為他自己知道此行的任務是：走到一定地點，仔細觀察一番，決定明日的行動，然後安然地爬行回來。

·他們一直在爬，直到後來發生了事了。這種事在戰爭中是不免的，可稱是沒來由的事故。但是無論德方、蘇方、瓦西列夫、薩布洛夫都不能預知。可是他降臨了。此時依瓦西列夫的計算離目的地紙帳五十步，忽聽

·頭上響着熟識的「十」號夜行飛機（機器腳踏車的聲音一聲。忽地像瓦罐裏倒石子一樣落下了許多小石彈。事實上也並沒有什麼奇怪，因為這是一兩不管的地帶），極端飛行員沒有投彈，只在敵方陣地而已。

新編後記

·副刊號發行不久，銷售一空，即行再版，讀者如此愛護，我們既感且愧。以後在可能範圍內當採納各方的意見，這一期印刷已較改善；即真一因稿擠滿入第三期。

·本刊內容可以「論政設藝新知識」八個字來作概括的說明；社友中，因時勢變化得太快了，預計印好寄

·到讀者的手裏已失時效，隨時抽出。大風工作者，希望報讀者仍舊給我還有汪辟疆先生的「擬王僧虔論書」，易看左先生的「巴山夜雨深秋田」，祝秀懷先生的「東吳良輔顧雍」，徐蔚南先生譯的「人老珠黃」等作，繼續。尤其大興工業公司總經理謝濟川先生首先倡導，我們特以此規例。

·本刊內容可以「論政設藝新知識」八個字來作概括的說明；社友中，有過去曾從事於南報（副刊南風）和年長翁方將士致衷心的贊助。

譯者按，是蘇聯飛機之一種。）就像

·機器腳踏車的聲音一聲。忽地像瓦罐

·裏倒石子一樣落下了許多小石彈。事

·實上也並沒有什麼奇怪，因為這是一

·兩不管的地帶，極端飛行員沒有投

·彈，只在敵方陣地而已。

南風徵稿簡則

南 風

第一卷 第二期
民國三十四年三月出版

一、本刊為綜合性雜誌以論政談藝為綱新知逸史為緯除約海內外專家經常撰述外歡迎外稿

二、本刊特開下列各欄

(甲)時事論壇：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教育外交國際等論評

(乙)文史叢載：包括藝文史地隨筆游記遊故逸聞書評序跋考據札記金石畫寶等文章

(丙)世界名著：包括國際時論摘要文學理論小說戲劇散文譯述及介紹

(丁)抗戰史料：輯錄軍興以來殺敵守土可歌可泣事蹟或傳英雄義士或論戰役戰略以供修史資料

(戊)特稿：每年攝刊四號性質應時而定

三、來稿請用稿紙或十行紙直行繪寫清楚并加新式標點如係譯稿並請註明原文題目及著者姓名出版日期

四、來稿除特約者外每以一萬字以內為限并請註明姓名及通信處揭載時如須以筆名發表者亦請附註

五、本刊來稿有修改權不願者請先聲明如須還稿須註足郵票

六、來稿一經採用每千字酌致三百元至六百元之獎酬已先在

他處發表或一稿兩投者恕不取用

七、惠稿請寄重慶中一路二二八號(甲)南風社編輯部

出 版 者 南 風 社
發 行 人 黃 天 鵬
編 著 理 張梅翁(業務) 倪貽蓀(總務)
編 委 會 楊公鶚 陸邦林 徐蔚南 曾慶白
經 販 賣 洪秀侯 劉法鑒 關孟輝 蔡天鵬
經 售 地 北 方書局 大 同 出 版 社
全 國 名 大 中 書 店

南 風 定 價 表	
訂 購 時 限	冊 數
一 冊	日 郵 費
預 定 年 一	六 千 八 百 元
	二 元 四 角
預 定 全 年	十二 九 百 六 十 元 四 元 八 角
廣 告 保 目	(每期計算長期另有優待辦法)
等 級	地 位
一 全	面 一 半 面 四 分 之 一
特 種	基 金 面 外 一 一 萬 四 千 元 一 八 千 元 一 四 千 元 百 元
普 通	文 一 千 元 一 半 一 千 元 六 千 元 一 三 千 六 百 元

大興工業公司

品出

三八香皂

獅王透明藥皂

三八牙膏

獅王機製藥皂

銀光香皂

野玫瑰香水

銀光牙膏

大喜香皂

銀光花露香水
椰子花露香水

紅喜牙粉